

三、第 1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25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8 日上午 9 時）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今日議程繼續市政總質詢，請第一位質詢的鄭新助議員，請發言。

鄭議員新助：

主席、市長、各位局處長，大家早安。勞工局局長，台灣號稱有 900 多萬的勞工，根據勞工局統計，高雄市的勞工人數是多少？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請局長回答。

勞工局鍾局長孔炤：

實際的勞保登記人數是 129 萬。

鄭議員新助：

全台灣 900 多萬勞工，高雄市就佔了 129 萬。局長，依你的專業，勞工退休是一次領還是月領比較好。

勞工局鍾局長孔炤：

當然是月領，活得愈久領得愈多，因為八年就可以還本了。你如果一次提領，那你八年之後去計算的話，當然月領制會比一次提領來得好一點。

鄭議員新助：

局長，我的看法，「孔子不敢收隔夜帖」，沒有人敢保證以後的事情，如果來問我，我都叫他一次提領，否則將來倒閉了，我如果死了，人家還要到我墓前咒罵。局長，勞保會不會倒？

勞工局鍾局長孔炤：

勞保如果倒，政府也倒了，我的看法是不會倒。

鄭議員新助：

你的意思是勞保不會倒，除非政府倒，是不是這樣？〔是。〕你是勞工局長，將來會升任勞委會主委，你也是在安慰人，你和行政院執政黨講的都一樣，都說不會倒，你看真的不會倒嗎？你摸著良心，現在基金的操作方式，都是外行人在搞，這樣不會倒嗎？

勞工局鍾局長孔炤：

我們整體看，勞保基金目前為止，他操盤的收益是比銀行利息還高。

鄭議員新助：

局長，這是殺人不用刀，這樣會害死人，講話要負責，閻王那裡都有紀錄，你說不會倒，到時候倒了你會被罵得很慘。市長，很不好意思，爲了

阿扁保外就醫大家鬧得很不愉快，害我減少收入，番薯電視台也不敢去，不然一晚可以賺 3,000 元，大約一個月都沒有去。那天議長也對我說了重話，說什麼市長無情、議長無義、民進黨團也得罪了。主席你也知道，我現在 72 歲自己一個人，但是我是憑良心做事，我是對事不對人，我再次強調，三屆的議員我不曾踏入市政府各局長室或市長室，到現在都沒有進去，我保持一貫的原則。市長，剛才勞工局長說 190 萬勞工，你當過勞委會主委，現在大家都很惶恐，都打電話來問我，我自己的電台十幾台聯播，我都叫人家一次提領，我不敢叫人家月領，萬一政府倒閉害人家領不到，我騙人會罪加一等，將來可能要關到第十九層地獄。市長，你當過勞委會主委比較內行，你的看法如何？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請市長答覆。

陳市長菊：

我當勞委會主委，我一直認為攜帶式的勞工保險，過去台灣勞工 85% 以上沒有退休金，除了國營事業以外，所以當時我在勞委會主委…。

鄭議員新助：

現在的狀況你認為怎樣？

陳市長菊：

我的看法是，對於勞工保險的問題，政府要疼惜台灣勞工，一定要讓台灣勞工年老以後的生活有保障，攜帶式的勞工保險是一個社會安全的制度，我認為政府對勞工保險勞工的部分要承擔最後的責任，所以這個不可以倒，這個部分也不會倒。我認同鍾局長的意見，除非政府倒閉…。

鄭議員新助：

市長，你當過高雄市社會局長，後來又擔任勞委會主委，你曾經在南部服務，現在又連任市長，對於「三金」——退撫基金、勞保基金、勞退基金去操盤，你當過勞委會主委，這個部分你有什麼看法？

陳市長菊：

勞保基金的操盤是由勞保局的專業人員負責，他們買股票都很嚴格，而且透明公開，…。

鄭議員新助：

透明公開就不會這樣了，人謀不臧嘛！

陳市長菊：

民進黨沒有執政，我們離開勞委會八年，八年前的事情，他們八年來要怎麼做，我當勞委會主委的時候，這種操盤是賺錢的。

鄭議員新助：

現在有一個名嘴，新聞局要注意聽，我和市長的交情不深，但是我在 14 個電台都替市長辯解，衛生局只會監看我賣藥有沒有「太超過」，準備開罰單而已。

陳市長菊：

鄭議員說的那個部分我有看，法制局已經寄存證信函給他了。

鄭議員新助：

我放影片給你看，前勞工局長鄭村棋經常和我對抗，像是台灣心聲，我們不能溝通當場互罵。

陳市長菊：

法制局已經寄存證信函給他了，我當勞委會主委，所有的股票、勞保基金我都沒有插手。

鄭議員新助：

鄭村棋說他代表台北市勞工局局長在裡面的監理委員會舉手反對，你不同意，偏偏要送去操作股票，後來…。

陳市長菊：

他和這個無關。

鄭議員新助：

這是他說的，不是我說的，我不懂基金，後來你把他換掉，換成台北縣政府蘇貞昌縣長的勞工局長，然後就開始了，以前都沒有操作股票，是從你開始的，這樣是中傷呢！

陳市長菊：

他說的不是事實。

鄭議員新助：

我放影片給你看。

開始播放影片：

電視名嘴鄭村棋（前台北市勞工局局長）：

說到 2000 年，阿扁上來，政黨輪替，我們偉大的勞工媽祖婆——陳菊就當了主委，他當主委幹了二件事情，第一個，就是前後矛盾，民進黨就把勞退基金、勞保基金拿進去做股市的護盤，我就批評他，我說：「陳菊，你在野的時候怎麼罵國民黨，說他們爲了選舉把勞工的血汗錢拿去做政治護盤，你怎麼幹同樣的事情，前後矛盾呢！」第二個，他同樣要推國民黨時代那個，要把勞退基金拿去委外交給投信公司去投入。我是同樣的理由質疑他，結果他用了一招，他就修改這

個基金管理委員會的管理規程，這個不必透過立法院，他當主委就可以改，他說都讓你們這幾個當，大家都參與嘛！不要老是台北市，他就把台北市換掉了，換了誰？換了當時也是民進黨執政，蘇貞昌當縣長的台北縣勞工局局长曹愛蘭就進去了，所以他們都要出來交代，我走了之後，不是我個人，這個政策就通過了，所以 2001 年我就被幹掉，他們就開始推動，2002 年上半年就把所謂的委外規章弄出來，2002 年 6 月開始正式委外到今天。這個一定是內神通外鬼嘛！這個神是誰？是「媽祖婆」，所以南部的勞工最可憐，這個勞工媽祖婆把我們今天的老本透過這個制度，內神通外鬼搬出去的，所以他除了政商勾結之外，我要問這筆基金是誰在覬覦的？他們就慢慢啃，所以剛剛講的這些什麼「安泰」、「德盛」，除了謝青良之外，我們應該徹查他們的政商關係，甚至像這些人，像陳菊他們的政治獻金，跟這些人有沒有關係？他多漂亮，很漂亮的就制度性的轉移，然後把我們的血汗錢，讓這些傢伙吃得一乾二淨，陳菊你出來講話啊！當時我如果沒有反對，沒有人反對，你說我們不知道，沒經驗啊！我當時講的個個理由，而且當時就問了，我當時問了立委，所以勞保基金已經去投入了，退撫基金已經投入了，他們這些委外單位投資的過程中，到底透不透明？有沒有可能搞鬼？當時好幾個立委就跟我講說，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我們叫勞委會拿出資料，叫這些投信公司拿出資料，都說是機密，怕你說立委也涉入什麼內線交易，用機密一擋，你完全沒有辦法監督。今天禍事鬧大了，窟窿弄這麼大了，陳菊出來講話啊！這個政策是誰訂的？

影片播放完畢。

鄭議員新助：

剛剛這樣說，這對你的傷害很大，法制局如果認為沒這回事的話，就應該提出告訴，不是用存證信函，就像我在告 T 台、告姚立明、陳文茜一樣，直接就對他提告嘛！他說我拿阿扁 1,000 萬害他被關，我豈能被污蔑，我當然就告他了，直接就對他提告嘛！沒有的事，你幹麼被冤枉？你還要再選的呢！我還親自打電話給他，我說：「那是真的嗎？」他說：「他說的他負責。」還跟我拍胸脯保證喔！市府有沒有要對他提出告訴？發存證信函的是哪一個單位？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法制局長。

鄭議員新助：

法制局長，這個你有沒有提出告訴？

法制局許局長銘春：

謝謝副議長，謝謝…。

鄭議員新助：

你不是只用存證信函去說明，要直接提出告訴嘛！根本是子虛烏有的事，竟用勞保所虧損的胡謔一通，造成人心惶惶，況且菊姊也已經離開八年了，是不是八年了？離開八年了，他現在卻說，陳菊你出來講話啊，陳菊你「內神通外鬼」啊！你有拿他們的那些政治獻金嗎？如果沒有的話，你就告他嘛！

法制局許局長銘春：

跟鄭議員報告，其實我們在知道這位鄭先生在這個政論節目有這樣的不實發言之後，我們這個禮拜一已經委託律師發函，把這個事情…。

鄭議員新助：

不用發函，就直接提告，這個是毀謗啊！這是子虛烏有的事，你還在發函，那又有什麼用呢？我也不時被人家發函，無論是行政院或 NCC，每天都在給我發函，發函只是叫我們改進而已，直接就對他提告，告他後，讓他來高雄出庭，來表示你們的清白嘛！你為什麼不敢告？

法制局許局長銘春：

這個部分我們…，這不是不敢告，因為每一個言論對我們的部門的表達方式，當然告訴也是方式之一，這個我們會研議。

鄭議員新助：

坐下啦，那個不合我意啦！說到我的我就告他，還順便帶人去跟他抗議，怎能污辱成如此呢？如果 900 多萬的勞工誣賴到這邊來時，你能負責得起嗎？那是子虛烏有的事，他含血噴人嘛！是不是？我說八年後，跟你又有什麼關係呢？八年後怎還有牽扯呢？

現在請教教育局，有人跟我陳情，我有說過，主席知道，我一向最尊重教育局、文化局這二個單位，因為你們都是讀書人。為什麼教育局的十二年國教改革審議小組，有這些家長在反對？你們也一再去說明和解說，因為這個我也不懂，因此我也無從插手，所以我在 10 月 5 日有帶他們到貴局的高中職教育科去協調。後來在 10 月 27 日同樣是在勞工公園，結果坐到爆滿，還請了台北的教授來講，反對你們這個案子。你們的案子如果是好的，為什麼不用跟他們說明，也無法說服在後面抗議的那些人呢？我也不知道他們掛白布條在那裡，因為教育局不是我的專科，教育局，我連要說北京話都還說得不標準。局長，這裡有一份陳情書說要送給菊姊，我希

望送給你，你再跟菊姊報告，教育局長，你的看法如何？你們到現在還是說不清楚、講不明白，你說大家都同意，那怎麼還會有這麼多的家長繼續勞師動眾的要抗議、寫陳情書呢？爲什麼無法去說服他們？請局長回答。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局長，請答覆。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其實十二年國教目前來講，全國都在關心這個議題，當然有非常多的團體他們一起來關心，我們也都表示感謝。

鄭議員新助：

本席是說他們的質疑點，日前貴單位有派科長去，還有一些台北來的教授，說的都文不對題，怎麼無法取得共識呢？我實在想不明白。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所以跟鄭議員報告，那天他們其實也有來局裡拜會我們，我也都傾聽，他們的意見，我也都把它彙整起來。因爲在整個的訂定上，高雄區要怎樣來比序，這是由團體來協議的，包括裡面也有國中、高中，還有老師、家長及校長。

鄭議員新助：

因爲我跟你說的…。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所以你那一次說完後，我們已經有開了，再加上今天下午開的，總共開4次會了，這4次會裡，都有召集大家再來討論，所以最近應該會有更好的調整出來。

鄭議員新助：

這樣嗎？〔是。〕我待會質詢完後，再把這一份給你，〔好。〕你把它看完，因爲這個直接送給市長也沒道理，而且這個跟市長說也不合適，市長哪有在裁決這個呢？你身爲教育局長的，你應該也不能讓市長背黑鍋嘛！我把陳情書送給你，你讓它有個圓滿，哪有家長反對得那麼激烈的？我實在想不明白。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對，要繼續再說明、繼續再協調，感謝他們關心啦！

鄭議員新助：

就問問他們，如果他們意見有長處時，你們就予以採用，這樣好不好？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好，他們的意見都可以給我們有個刺激，我們都有把這個議題再拿出來

討論，當然越討論就會越好。

鄭議員新助：

好，多跟他們溝通一下，這樣好不好？〔好。〕教育這一塊我從未碰過，因為多碰我只是多漏氣而已，有時請教授來時都寫英文，那個我也看不懂，這一點也跟你拜託一下，好不好？〔好。〕謝謝。你可不要騙我，不要騙和尚喔，我議員任期可是還有二年的喔！

再來，請教觀光局長，昨天有辦一個打造澄清湖健康宜家宜室特色產業的公聽會，各大學的教授都來參與，關於澄清湖可說是高雄市五大景點中，最漂亮的一個，沒有比它更好的，因為它山明水秀、地靈人傑，還有濕地公園，另外還有大貝湖的歷史，為什麼觀光客統統都不來卻直接到佛光山呢？觀光局長，你的看法如何？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許局長，請答覆。

觀光局許局長傳盛：

謝謝主席…。

鄭議員新助：

為什麼觀光客都無法帶進去大貝湖，反而都帶到佛光山呢？全台灣除了日月潭能跟大貝湖媲美以外，此外沒半個了，你的看法呢？

觀光局許局長傳盛：

當然感謝鄭議員對這個議題的關心。同樣以澄清湖跟日月潭來說，因為日月潭沒有收錢，我們的澄清湖有門票 100 元，單單這個門票就可能稍微有限制到一些遊客進入的意願。

鄭議員新助：

澄清湖的風景這麼漂亮，我實在想不明白，為什麼陸客不來？中國客不進來呢？可能那裡沒有在賣東西，所以整個遊覽車業者無法抽成，觀光局也要注意啦！聽說中國客只交 1 萬元就能到台灣旅遊 5 天了，那樣去拐騙人家實在不好啦！有的 1 斤茶就賣人家好幾萬，玉 1 塊也賣好幾萬，市長，這樣也是沒道德的，騙那些中國觀光客的錢也是沒道德的。你以大貝湖的那個風景怎會沒辦法做風景區呢？反而直接帶到…，交通局跟本席說明說，光是過年時，佛光山 1 小時就有 2,000 輛車了。大貝湖卻帶不進去？我請教你，你是觀光局長應該知道的，它原本叫做「大貝湖」，為什麼改為「澄清湖」呢？它改為澄清湖是怎樣改的，你知道嗎？

觀光局許局長傳盛：

這個據我了解它的流程，好像是當時前總統蔣介石來時，他把這個名稱

做調整的。

鄭議員新助：

這個是這樣子，因為我是在大貝湖出生的，小時候脫褲子就在大貝湖游泳了。有一天蔣介石起床看到說誤把貝湖當西湖，誤把貝湖當西湖，國語這樣說對不對？我時常唸錯啦！說不要把大貝湖當作西湖，就把它改爲「澄清湖」，當時的行政院長兼副總統的，就是陳誠，就把它改掉的，現在大家都說，大貝湖可以改回來嗎？現在我們所有的都改回來了，無論是台南府城，或其他很多都改回來了，像台北市市政府前面的路，那個都改成凱達格蘭了，改回大貝湖的話，能改得回來嗎？

觀光局許局長傳盛：

這個可以來談。

鄭議員新助：

說澄清湖怪怪的，我們那裡的人也沒人在說澄清湖，都是說大貝湖的。

觀光局許局長傳盛：

是，這個建議不錯，能朝這個方向來討論，我是說…。

鄭議員新助：

自來水的人員今天應該沒來吧？這個希望觀光局和建設局去協調一下，把名字改回來，大貝湖是全世界的人都這樣講，澄清湖只是一個好好的名字被取代的，那怎麼是好呢？要努力來恢復大貝名字。再來這個大貝湖昨天有幾十間由林芳如議員辦公聽會，我是烏松人，我是烏松鄉夢裡村出生，我在那邊辦公聽會說要去規劃，說得請教授設計，無論是觀光局還是經發局、還是水利局有關的單位，可不可以撥些經費，差不多百來萬去設計大貝湖，大貝湖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地方，雖然沒有在賣東西，但是還有它自己的觀光產業，如果像烏松，那整個都是家具街，看是家具的展覽或是其他展覽，各個局處撥些經費，各局處都出來，你來主導研議大貝湖怎麼帶動觀光，這樣好不好？

觀光局許局長傳盛：

是，謝謝鄭議員，剛才有講到兩點，第一點，就是現在大貝湖的管理權比較可惜是在自來水公司，我們市政府能主導的空間坦白說不是很大。第二點，就是講到烏松那個地方，家具街和很多園藝的部分，現在市政府有一個計畫，中山大學預定的…。

鄭議員新助：

有啦！那個市長之前就已經有講過了。

觀光局許局長傳盛：

那個要解編了。

鄭議員新助：

十幾甲嘛！

觀光局許局長傳盛：

對，那個解編以後，我們那邊來重新的規劃。

鄭議員新助：

好心一點，大貝湖很好不會輸給左營，左營萬年季都在做，大貝湖一輩子都沒有，所以都一直沒落，要求讓本市的市民進去不用門票說要叫市政府補助 4,000 萬，我和自來水公司的經理就吵起來了，我說你怎麼會這樣？還要叫市政府補助你 4,000 萬，我在那邊出生的，我看著它一直沒落，不是蓋那些別墅就會帶動發展呢？主席啊！全台灣大貝湖的風景區真的不輸給別的地方：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對。

鄭議員新助：

但是一直沒有去重視它，以前屬高雄縣，希望可以撥一些經費邀請那些教授級的，那些專家，你像台南都找那些專家去規劃，我去看古都人家有辦法做到帶動觀光發展，以後中國觀光客順便去那邊走一趟，怎麼是跳過大貝湖直接開到佛光山，這怎麼是對呢？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最主要它要門票，要門票人家就不要進來。

鄭議員新助：

是啊！這個你要去想辦法研議，包括門票，各單位譬如說觀光局也好，經發局、還是水利局來撥一些經費，和文化局也是可以，大貝湖有大貝湖以前的神話故事。

觀光局許局長傳盛：

謝謝。

鄭議員新助：

文化局長，也請對這個拜託一下，文化局長，有人在挑撥叫我來盯你，我說這個人人格好，讀書人，說什麼歷史博物館亂花錢，我說史哲這個人應該是不會，昨晚你們的聯絡員和我連絡，我說我不會隨便說人家，說不定你們讀書人有讀書人的架勢，國語我不會說架勢，拜託大貝湖這個區塊用文化去了解一下。再來繼續問民政局長，我上次就有建議了，我們的出生率是五都排最後的，全台灣說是倒數第二名啦！主計處統計現在的人

口，說 65 歲以上有 29 萬 6,000 人左右，經過主計處統計說到民國 120 年，說會差不多有 65 萬人以上，這樣就四個人要養一個老人了，說到 120 年就四個要養一位老人，我可擔心死了，因為議員又沒有退休金，不然說領一筆來生活，連我都得讓人家養。是不是可以撥一些經費，怨無不怨少，比照我們以前高雄縣，之前我就質詢過了，區公所——以前的鄉公所，他們自己鄉裡的經費，從楊秋興縣長那邊怎麼撥出來我不了解，主席應該知道原來的高雄縣，第一胎就補助 1 萬了，這有困難嗎？這個和我們的菊姊商量看看，不用像台北市那樣，我不敢跟他們比，一胎 1 萬元光是做月子都不夠，不要說 6,000，人家原來高雄縣都有 1 萬元，當然都是鄉公所編經費，我們現在區公所沒有辦法嘛！局長，能不能爭取呢？我很擔心以後剩我們這些老人沒有年輕人怎麼辦？局長請回應。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請局長答覆。

鄭議員新助：

一胎 6,000 元跟不上人家啦！

民政局曾局長姿雯：

議員的建議我們拿回去研議，我們再和社會局討論。

鄭議員新助：

對啦！因為人口愈來愈少，1 萬元也沒什麼啊！新北市懷孕的人如果去婦產科或去那裡看醫生，補助計程車費一趟 200 元你知道嗎？一趟補助 200 元喔！只要是懷孕的，最高可申請 20 趟。主席啊！你看人家做到這樣，當然我們自己的經費沒有辦法像這樣，我不敢說比照像這樣，台北市還更強，我叫我的同事調台北市的資料給我，每胎補助 2 萬元，出生後到 5 歲每個月還領 2,500 元，如果這樣市政府就倒了，最起碼你要鼓勵人家生育，你也要補助，我說 1 萬元連做月子都不夠，現在做月子很貴，不要說研議啦！這是要想辦法。

民政局曾局長姿雯：

跟議員報告，民政局的部份，我們在戶政事務所是要…。

鄭議員新助：

對啦！和社會局，社會局長請回應。

民政局曾局長姿雯：

是不是請社會局針對…。

鄭議員新助：

社會局，民政局像是九門提督，你是內閣大官，這個 1 萬元我上次就有

質詢過，因為剛好在民政局，我在民政單位嘛！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局長請答覆。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跟鄭議員說明…。

鄭議員新助：

恢復高雄縣以前領 1 萬就好了，我沒有要求多啊！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以前高雄縣並不是每個區公所都是 1 萬。

鄭議員新助：

我說的是烏松。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烏松是 1 萬，我住在烏松我知道，因為各區它都利用地方的回饋金，所以各區補助的金額不太一樣，剛才鄭議員有提到說是不是透過補助多一點錢來刺激生育率，包括有提到新北市的好孕專車。但是跟議員報告，其實這種不見得有直接的影響，譬如說它的好孕專車，其實我們都希望懷孕的婦人，她去看病的時候可以有先生家庭陪她去，他現在這種做法反而是認為是懷孕是你們女人的事，所以我們認為這樣的政策不一定是好。我們現在最新的政策就是，希望第一胎我們真的能夠幫婦女來做月子，讓她可以休息，我們現在已經有在和市長研擬，我們在做相關的研擬。

鄭議員新助：

你經費差不多差多少？我說如果 1 萬元和 6,000 元差了多少？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就差 4,000 啊！

鄭議員新助：

差 4,000 一年度的經費？照現在出生率。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要再多 1 億多。

鄭議員新助：

我看拜託一下。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再回去研究，我們希望研究出來真的對我們的出生率有幫助的，不是拿市民的錢在亂花。

鄭議員新助：

請坐下。市長啊！像這個只差 1 億多而已，這真的沒辦法嗎？你也一再鼓勵大家結婚，這只是一個意思而已，讓人家可以跟上鳥松，市長你的看法如何？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市長請答覆。

鄭議員新助：

就差 1 億多，剛才民政局長和社會局長有說。

陳市長菊：

謝謝鄭議員，全盤的問題，要怎樣促成讓我們高雄生育率可以提高，我覺得光是補助或是有很好的托育制度，這個部分要怎樣才有效，我們市政府來研究。

鄭議員新助：

研議看看好不好？拜託一下。

陳市長菊：

好，謝謝。

鄭議員新助：

只有 1 億多而已，看能不能在明年度就可以實施，因為只有 1 億多而已，稍微等一下。再來，社會局我再請教你，在我們這本，你們自己寫的，我帶著早上才翻，在 127 頁，你們辦理身心障礙創業貸款的利息，在 101 年度 1 月到 6 月補助 177 人，金額 1 萬 4,888 元，一個人的利息，身心障礙的，平均只有 84 元，84 元連影印紙的錢都不夠，社會局啊！局長啊！怎麼只補助 84 元而已？在自己的頁數 127 頁，你們不就都沒鼓勵。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局長，請答覆。

鄭議員新助：

請社會局長答覆。

社會張局長乃千：

這個部分我再回去研究看看。

鄭議員新助：

一個人只補助 84 元，你也拜託一下，一個便當都不夠，一個便當外面買要 80 元，你印在裡面只是難看而已，不如不要印，你還寫的很好看，辦理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利息補貼，101 年 1 月到 6 月補貼 177 人，總共是 1 萬 4,880 元，平均一個人 84 元。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跟議員說明，並不是說這個金額，大家去除是有多有少，所以我們是覈實來執行的。

鄭議員新助：

我是要跟你說印這樣不能看，會被人家笑死，84 元，你不如不要印出來還比較好。你一個人補助 84 元，像自力更生也一樣在你們的業務報告中，在我們市長施政報告裡面有說，一樣在你們的報告中，自力更生補助的，今年度 1 月到 6 月補助 4 件、11 萬，房租補貼 7 萬 2,568 元，總補助 18 萬。自力更生的最重要，我因為亮票案，我拜託主席去幫我講，說不要讓我去挑糞，工作派輕鬆一點。有很多這種「自力更生」的需要，因為我也有去法院服務 40 小時，我因為亮票案應該的。有很多自力更生出來的，我每天都接到信，我都在協助他們，多少支援他們一點。像你這樣六個月對自力更生補助的 18 萬，這樣的經費怎麼夠呢？這樣的人出來更需要協助，他就是因為找不到工作，他才甘願再進去被關。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我們現在有更生保護會，更生保護會在這個部分也會幫助我們的更生人，我們這裡的補助預算大部分是他跟我們提出申請，我們來幫助他們，所以我們會再加強宣傳。

鄭議員新助：

針對這一塊要再關心一點，因為犯罪率很高，出來又回去（出獄又回獄），因為他就是沒辦法，社會不接納他嘛。譬如說我要請助理，也會對他身家調查，副議長你也會身家調查，一聽到他是坐過牢的就不會僱用了。所以這種更加需要心理安撫及輔導，我那裡每天都有出獄的人，這些更生人去找我，不曾一天沒有的。我都坦白跟人家說，如果要幫他引薦，我也會坦白告訴人家，他以前有犯過錯，有過錯，跟我一樣，我當和尚也是因為犯錯才去當和尚的，讓他有個機會，這一塊用心一點好不好。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會，我們會再和更保協會再多做一些合作。

鄭議員新助：

再多做一些合作。請教一下衛生局，在去年度，我們所有去年度通報自殺的是 4,674 個，但是你 101 年度 1 月到 6 月統計是 4,389 人。如果以年度看自殺，100 年是 467 人，99 年是 246 人是自殺往生的。這個件數一直增加，像這些個案，你們的生命線難道沒有辦法去傾聽，做心理的安撫，生命線的人員台語要盡量比較流利的。衛生局長，請教你一下。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請局長答覆。

衛生局何局長啓功：

謝謝鄭議員對自殺事件的關心。我想平常我們有自殺防守守門員，自己有自己的門，但是每一個人排的件數真的很多，但是就盡量去做。所以今年度1月到10月和去年度比起來，自殺死亡的人是減少12人。但是畢竟還是要用到民間的生命線及張老師等等幫忙才有辦法。

鄭議員新助：

局長，生命是很可貴的，但是一剎那他想不開就自殺了，那也是要很婉轉。因為我年紀這麼大了常常遇到那種情形，哪個人想不開，一剎那而已，一瞬間而已，所以那也要很婉轉。

衛生局何局長啓功：

跟鄭議員報告，今年度通報自殺的人次數是比較高，但是自殺死亡人數是降低的，表示我們所做的是有進步的。

鄭議員新助：

現在 NCC 交代不能說自殺，要說「輕生」，說自殺我們會被開罰單，要說輕生，名堂一大堆。說要報導輕生，不能說自殺，我們的新聞局也要知道，「自殺」兩個字不能說，說會違反善良的風俗，我也會被開罰單。是說生命線這個，另外要用，因為我那裡有很多來需要服務的，我跟他說：「有什麼事，你來，我幫你解決。」即使他去找天公，我也說我幫你解決，先安撫，他絕對會來。他說他要去死怎麼樣的，我說：「沒關係，你來找我鄭新助，我絕對會幫你解決。」怎麼可能呢？他要跟天公說話，我怎麼可能有辦法。但是先安撫下來，你跟他談上話，他的心情馬上就會平靜下來。但是一時間如果你說：「瘋子，你怎麼可能跟天公說話？」一下子刺激到他，真的會去自殺的。

所以手段上應該要更緩和一點，因為要自殺的那個人都是一瞬間、一剎那而已。台語說的，說不定就是在找替身。因為有一件就是一位自殺的，那是夢裡村的村長跟我說的，一個高中的學生，在澄清湖邊把車停下來就硬要走進湖裡，他們在湖邊喊他，問他為什麼要下去，為什麼要去自殺，一直走向深處。那是夢裡村的村長跟我說的，現在是里長陳萬丁，菊姊你也認識他。結果他們就把他拖回來，打他一巴掌，救上來岸邊，罵他「小孩子講不聽，為什麼一直走到澄清湖裡面去？」他說：「沒有啦，阿伯，我看到澄清湖好像是一片青草地，像是高爾夫球場一樣，所以我要下去玩。」因為要自殺的，我有問過衛生局的，他們說他的神經腦波狀況會把澄清湖看成青草地，走下去一定死的，所以一剎那你叫他起來。說不定有

些自殺的吊在窗前死的，其實站在窗前的高度怎麼會死，現在上吊死的，迷信一點的說不定是亡魂討命，兩腿一軟就自己吊死了，有的吊死在窗前的都不到我下巴的高度，怎麼會死？所以生命線特別重要。如果在通報的時候盡量減少自殺率，輕生，要說「輕生」。

衛生局何局長啓功：

了解，我們會注意。

鄭議員新助：

這一點拜託你，因為救人一命，更勝三代吃素，這一點再特別拜託你。

現在我還要請教社會局，跟地政局有牽連。本席當了三屆的議員了，這也跟社會局的業務有關係，我說如果土地編入機關用地或是學校用地或是什麼用地，你這個不能把人家算入申請低收入的額度，那個不能算進去。但是我接到旗山的一件案子也這樣，我電話詢問旗山區公所，他說內政部規定要算的。地政局長，上次我也有問過這個，你說要等八、九百年才能徵收得完，你又把低收入戶的也算入，這樣怎麼合理呢？我們客觀的講。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局長，請答覆。

鄭議員新助：

你沒有辦法徵收，人家低收入的申請不過，這樣的情形我說了三屆，你也讓我拜託一下。

地政局謝局長福來：

謝謝鄭議員的指教。我想鄭議員關心公共設施保留地貸款的問題，其實我們都有跟銀行公會找他們開會…。

鄭議員新助：

不是貸款的問題，你會錯意了，是申請低收入戶不能通過。

地政局謝局長福來：

因為他就有一個有價值的在那裡。

鄭議員新助：

雖然有價值的但你們卻沒辦法辦理徵收，那一塊就是死地了，那是從他的祖先，清朝時期留下來的。社會局長，這剛好是我上個禮拜服務的案件，社會局沒有給人家答覆，請教一下社會局長怎麼處理？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局長，請回答。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我們這個可以排除，我們已經有…。

鄭議員新助：

沒有辦法排除。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沒有關係，那個可能是他在申請的時候，我們區公所這邊，我們再個案跟他來溝通。

鄭議員新助：

我打電話去區公所，還被那個經辦人打回票，說議員你…。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沒關係，這個我們會來處理，這個可以排除。

鄭議員新助：

他說那是內政部規定的沒有辦法，現在要領一點點錢，說被查到。

再來，夫妻離婚的，她是單親的家庭，她先生再娶，這個我也講很久，講很多次了，這些政務官都有聽到我在說，財產還是算進去，你看怎麼會有這種情形呢？她先生跟她離婚幾十年了，又另外建立家庭了，但是她先生做得不錯，前妻就是單親的，為什麼她先生那邊有錢也算到這邊來，這樣申請貴局的低收入戶不能通過。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因為以前在申請低收入戶的時候，依照第 5 條第 1 項跟第 10 條的第 1 項裡面規定得很清楚，要參考什麼人，其中對孩子的部分，不是看太太離婚的部分，是看孩子的部分，所以孩子等於要看三代，要看他的爸爸，要看他的孩子。所以因為孩子的爸爸雖然是離婚，但是孩子的爸爸仍然必須要負養育孩子的責任，但是在我們的法令裡面其實我們可以用 539 條款，如果他真的沒有負擔這個責任，我們其實可以排除。

鄭議員新助：

局長，錯了，我吃飽了只有在服務這個而已，不可能讓她的先生蓋章，他有二個兒子，二個兒子都不肖，良不良、莠不莠，已經走投無路了，承辦人員叫他報案拿一張兒子不肖沒有奉養他的證明，你要叫他拿刀子…。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我們不需要用你講的這個方式，只要你送案件過來，我們的社工會去了解實際情形，再來幫他申請。

鄭議員新助：

我說給你聽，如果是由那個家庭拿出來申請，前天電視有在報導，別的縣市有一個有錢人，他跟媳婦分家，樓房有好幾棟，他在台中申請低收入戶，結果台中讓他通過了，我們這個是離過婚的，他還撫養孩子，孩子的

監護權在母親那裡，跟他的先生怎麼有牽連呢？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我跟議員打一個比喻，我們如果用這個比喻就可以了解，前一陣子有一位藝人跟他的太太離婚，離婚之後孩子由他的太太照顧，當然他的太太沒有收入，他的太太還要撫養二個孩子，生活很辛苦，但是對這個孩子來說，他的父親是藝人，一個月有好幾百萬的收入，但是對他的母親來說，因為離婚又沒有收入，但是你說，我們是不是要把她列入低收入戶，不好意思，這是沒辦法的，因為這個父親雖然離婚，還是要照顧他的孩子，但是他如果真的沒有照顧這個孩子時，我們可以用 539 條款做排除，再來照顧他。

鄭議員新助：

沒有啦！局長，我請教你，如果像我說的，親生的都不認了，離婚之後他又娶了另外的妻子，高雄銀行、財政局就知道我有服務到一個個案，他們離婚已經三、四十年了，結果他太太的案子牽涉到她的先生，她的先生又娶了另外一個妻子二、三十年了，後來我去協調的，原本貸款變成 2,000 多萬，最後高雄銀行的董事長出面，只還本錢，他如果不認，如何處理？他如果不理，你告訴我要怎麼辦？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所以我跟議員說，只要你把個案給我們，我們的社工會去了解實際的情形就能處理。

鄭議員新助：

你這樣是不對的，如果到男方家去，你就會被男方的妻子罵死，人家又建立新的家庭了，你沒事去問人家的家庭，怎麼對呢？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跟議員報告，我們不會去他的新家庭，我們只是要去了解母親這邊實際照顧的情形，我們只是去了解這一邊。

鄭議員新助：

這樣就有理。就是因為這樣沒通過，經過調查她的先生，一個月收入七、八萬，六、七萬的薪水，就把他的補助停掉，但是他確實是在撫養孩子，常常到我那裏來要米，這樣說比較快，你現在卻說要去調查、要去問她的先生，人家已經又建立新的家庭了，這樣會造成人家家庭隱私權的問題，這樣不好，你用個案來處理，好不好？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我們每年都有在處理這個部分。

鄭議員新助：

特別一下，你們用比較溫柔的手段，從旁了解，他是不是有在照顧孩子，你們隨時會了解，這樣好不好？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好，沒問題。

鄭議員新助：

現在低收入戶，越來越多戶申請不過，我已經說過了，連他阿公、阿嬤、給人家做養女的，或他的阿公、阿嬤從小就做童養媳的，童養媳你聽得懂嗎？〔有。〕就是送做堆的。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了解。

鄭議員新助：

連他的阿公、阿嬤在屏東有財產，就把他刪除掉，對這些低收入戶是不公平的。〔是。〕拜託社會局以個案看，我也很感謝貴局，我也打著你們的名義，我也經常去關懷「惜緣居」。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謝謝議員。

鄭議員新助：

不是啦！這是應該做的，拜託對這個個案。請坐下。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謝謝。

鄭議員新助：

警察局，拜託一下，你們有在宣傳防詐騙，但是我看了每天的報紙，地下錢莊僱用小姐，來上班一天就有 1 萬多元，不需要經驗等等的，事前預防勝過事後清查，今天的報紙就有登：王老師在借錢，李太太菩薩在借錢。其實那些借的錢都是要雙倍還的，像這樣的情形，你事先去預防，還是跟新聞局聯合起來，叫他們不要刊登這樣的廣告，你的看法如何？請警察局長回答。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局長請答覆。

警察局黃局長茂穗：

我們對地下錢莊的詐騙行爲，我們會跟新聞局協調，我們每天都有叫刑大查察。

鄭議員新助：

你們有在抓我知道，你們也抓了很多，但是你要事先預防，報紙上每天都有廣告，你如果不相信，你可以翻看看辦公室的報紙，都是地下錢莊在借錢給人家，拿身分證就可以去借錢了。

警察局黃局長茂穗：

我們會加強宣導。

鄭議員新助：

應該要去追查、事先預防，這是可以事先預防的，不要借完之後發生事情，你們才去追查，這種事情真的是嚴重危害社會，好不好？

警察局黃局長茂穗：

我們會重視事前的預防。

鄭議員新助：

小姐上班免經驗，一天就有幾萬塊，哪有那麼好賺的？我現在請的助理大學畢業，人才又高大挺拔、又會說英語，只有 2 萬 2,000 元而已，哪有那麼好賺的？不用經驗，一天就有 1 萬多元，那些都是陷阱。對於這部分，如果你們人力夠就去做。另外涉及到你們輔警，鳳山地區沒有，那種很好，像義警一樣，鳳山這邊聽說還沒有設立，是經費不夠或是怎樣？有沒有要加強一下？輔導警察。

警察局黃局長茂穗：

輔警，我們現在還是會繼續加強訓練。

鄭議員新助：

有的地方沒有，我們鳳山地區這裡就沒有啊！

警察局黃局長茂穗：

我們每個分局都有分配。

鄭議員新助：

這個很好，我告訴你為什麼很好？因為由當地社區居民出來當輔警的，他們知道哪個是吸毒的，哪個是做壞事的、不務正業的，他們非常的了解，那種不是算鐘點費的嗎？一個鐘頭幾百元，像前二天有人打電話恐嚇我，你們派輔警來維護安全，最後我親自打電話給分局長，叫他不要浪費人力，那些都是在恐嚇我的，我這種和尚是鍍金的，沒有人能動得了我，他說，沒有喔！分局長說，如果有人丟一顆石頭到服務處去，就麻煩了，他們了解當地的情形，這個輔警是經費不夠、還是沒有擴大辦理？請教你，很多人跟本席要求。

警察局黃局長茂穗：

現在我們有 357 人，但是我們會再加強相關的訓練。

鄭議員新助：

再加強一下。〔是。〕另外，社會局，我請教你，保母我們有在訓練，對於老人家如果經過你們訓練之後，一個月補貼 2,000 元照顧他的孫子，你們有繼續辦嗎？辦的情形如何，我請教你？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局長，請答覆。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謝謝鄭議員對保母訓練的關心。

鄭議員新助：

是不是要自費 8,000 元去接受訓練、講習。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有二種，一種是自費的、一種是公費的；自費的部分，我們其實已經開了 18 班，今年也報名了 880 人。

鄭議員新助：

將近 900 人左右。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對，效果非常好，公費班也有 16 班，將近 700 人，所以我們已經訓練到…。

鄭議員新助：

這個你再加強一下。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沒問題，我們會繼續做。

鄭議員新助：

因為原高雄縣那邊，現在也是高雄市，他們那邊比較不知道。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我們會加強宣傳。

鄭議員新助：

高雄縣那邊深入一下，因為老人家去接受訓練，自己顧孫子又可以賺 2,000 元，孫子又不用請人家帶，而且又有專業。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對，可以領到 2,000 元至 4,000 元，依家庭經濟來補助。

鄭議員新助：

我不敢說 4,000 元，給他 2,000 元，他就高興死了，阿公帶自己的孫子又有 2,000 元可以賺，這是一兼二顧、摸蜆兼洗褲，〔是。〕你都在市區

辦嗎？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不會，我們有分好幾條路線，各區都有。

鄭議員新助：

針對這個加強一下好不好？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沒問題，謝謝。

鄭議員新助：

有很多老人家拜託我，〔是。〕可能我們的班數開不足，北部都陸續在開班。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北部的情形，那天電視有報導，變成阿公、阿嬤半夜還要去排隊，那是很不好的情形，我們這裡有先經過篩選跟面談，我們的效果比較好。

鄭議員新助：

現在因為少子化，家長都去上班，孫子由阿公、阿嬤去帶，教育他們一下，不用 2,000 到 4,000 元，帶孫子又有錢可以領，我看這是功德無量，看看可不可以開多一點班，〔好。〕這個有很多人來跟我反映，我特別在這裡跟你拜託。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謝謝。

鄭議員新助：

另外，菊姊，非常不好意思，我先跟你說一下，對於阿扁總統的案子，因為我前天在民政委員會已經一讀通過，我的任務也完成了，其實為了阿扁總統保外就醫的案子，我全部都得罪光了，我也沒有喝到湯、也沒有吃到顆粒，真的是心疲力盡，我已經 72 歲了，再這樣下去我也受不了。所以以後我就尊重黨團，但是阿扁總統現在關在精神病院，我去看他時，說話不連貫，連我鄭新助的名字都叫不出來。我不敢說是挺扁的大將，但總是自一開始就攻一個法陣，他就「鄭、鄭、鄭…」，後面的新助念不出來。這再關下去我看就變傻子了，怎麼會好？如果說以後放出來，講話都這樣，人家會說，總統瘋了，講的話怎麼會有人聽呢？以前他的頭腦極好，哪一年、怎樣、哪裡、誰怎樣，都很清楚。他現在講話，以北京話來講叫做「口吃」，台語叫作「大舌頭」，想不起來啦，那個數字拼不出來，講一講就走調「鄭、鄭、鄭議員，你吃飯了沒？」然後突然就岔開問「你是坐飛機來的嗎？」說話都不連貫。

是說他不管是在桃園的醫院，或是後來介護就醫在北榮時，你們這些當時在美麗島事件，坐過黑牢的同伴，你們如果有時間，因為現在質詢等到有空時，撥半天時間去看他一下。因為郭正典醫生這樣跟我說，若有更多他認識的人去看他，有助於恢復大腦記憶。實在可憐，他現在說話顛顛倒倒了，不是我在這邊說而已，是真的很嚴重。北監還老想要把他送回去，說我把你送回去啦，現在不要用一坪多的了，我給你一間十多坪的給你，有床舖、椅子可以坐。我跟他的家屬建議不要，回去馬上就死了。實在也是可憐，現在說什麼眾議員、誰要來，那都是其次的問題了。是說希望這些老朋友去看他，讓他心裡感到溫馨，尤其是林益世交保出來，他打擊有夠重。我個人了解，面會完的時候，他打擊有夠重的，他就說，坦白講，我要來死一死了。然後問他要怎樣死，他又說我跟你講要怎麼死，你就知道了啊。那聽了真的是心酸，菊姊，你的看法、我不是說要訴求什麼，因為最近他的狀況跟病況是非常的嚴重，記憶力整個都退化了，這不是能假裝的。請市長講一下。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請市長答覆。

陳市長菊：

感謝鄭議員一直對阿扁總統人道關懷，對他保外就醫，鄭議員也出很多力。我覺得保外就醫這個議題，大家都是出於同理心，人道這種思考，我想我主張、也很贊同高雄市議會，可以贊同阿扁保外就醫。保外就醫，議會贊同只不過是對人道表示贊聲，對他是不是能夠保外就醫完全沒關係。這當然是站在人道的立場，人生大家都有很多過程，我坐過黑牢六年多，我當然知道坐牢的痛苦。我覺得對阿扁總統的關心，我和鄭議員的心情是一樣的，不捨也覺得很難過。看他這樣，我去探望他，不管是我跟劉世芳副市長去桃園醫院看他，看他這樣，要講一句話都講不完整，擠很久，大舌頭很久，大家都覺得很難過。我覺得鄭議員剛剛有特別提起，他現在是在台北的榮總…。

鄭議員新助：

精神病院。

陳市長菊：

我想我如果有時間，我們會去看他，我希望阿扁總統保重。

鄭議員新助：

市長，跟你報告，是醫師跟我說，希望可以讓他感受到溫暖的友情，大家能去探望他，讓他恢復信心。因為自林益世保外就醫之後，他的心情很

低落，常說要自殺。

陳市長菊：

鄭議員所講的我了解。我想很快有這個機會，我們會和相關過去的朋友去看他，我們對阿扁總統都很關心，過去到現在都一樣。

鄭議員新助：

市長，你也是當然中常委，如果可以，一再要求說如果可以回來，有一個更好的環境，請北榮的醫生來高雄，看高雄長庚還是哪裡，回來…。

陳市長菊：

我跟鄭議員報告，我想我們高雄市比較大的醫院…。

鄭議員新助：

很歡迎他嘛。

陳市長菊：

我也有跟他們聯絡過，他們認為站在人道的立場，醫生救哪個病患，不會帶政治色彩。所以他們都認為，阿扁總統如果回高雄，他們都覺得很歡迎。我也覺得高雄這樣的氣候、環境，他如果可以回來高雄，我也是很關心、很歡迎。這個部分如果在中常會，我會再跟蘇主席報告，再一次公開呼籲要求。

鄭議員新助：

這幾天他叫我去面會，我不敢去。我如果見他，回來心情都壞一個禮拜，他們都會叫我去面會，以前面會，我們會聊天、會笑，讓他心情放鬆，但是現在去他說什麼，我就聽不懂。現在去跟他面會，都牛頭不對馬嘴，講話不連貫嘛！

陳市長菊：

我了解。

鄭議員新助：

我看過他之後，回來是心情更差，你知道嗎？所以郭正典醫師跟我說，要讓他回憶以前的事情，因為他原本關在那邊是記憶力不好，但是如果說到政治，他還是可以說出整套。什麼時候、我去法院出庭，他都可以完整說出；但是在這兩天之後，我發現就是非常的嚴重。他這個嚴重我們不是說什麼，因為保外就醫，如果說可以的話、當然…，這說沒有幕後黑手在操作，打死我我都不信。當過八年的總統，落差那麼大，現在又在精神病院，有夠難聽的，大家都說阿扁總統瘋了，變成這樣出來。是說希望這些以前的老戰友，尤其是呂副總統說過，呂副總統在講，我有聽到，他說你就練毛筆字、練什麼，因為他是坐過牢的人，說以前跟你同牢房，我不了

解啦，呂副總統這樣講。

陳市長菊：

坐牢的時候我跟呂副總統兩個關在一起。

鄭議員新助：

我就不知道，呂副總統叫他練毛筆字什麼的，這個他現在聽不下去。

陳市長菊：

我了解。

鄭議員新助：

本來是說叫他的孫子，叫他的孫子可以去陪他的阿公，這樣看能不能放鬆他的心情，結果北監還是說不行。那個電燈開 24 小時的，你早上去看他，他也不知道是早上，你下午去看他，他問說：「你怎麼那麼早來，你睡飽了嗎？」

那 24 小時的燈，那麼亮，沒有瘋也關到發瘋。是說如果有議員、現在總質詢我不敢要求，如果可以，老戰友一起帶去，還是說你們副座跟他有認識的，去安撫他一下。

陳市長菊：

好，我知道。

鄭議員新助：

現在他的身體越來越差，精神跟頭腦越來越不好。這點再拜託一下。

陳市長菊：

我跟鄭議員再次感謝，我想最近因為早上的時間…。

鄭議員新助：

你要總質詢沒辦法啦！

陳市長菊：

我們會找一個比較好、快的時間，對於阿扁總統，感謝你的關心。

鄭議員新助：

因為他和我聊天，以前會問市政怎樣，現在都不會問了，都不知道怎麼問了。現在整個精神都已經退化了，謝謝。

陳市長菊：

謝謝。

鄭議員新助：

主席，不好意思，我也拜託一點，因為我的服務不同，我是 24 小時在服務的，所以各局處的局處長在這，我有的時候說話比較重，某局處沒得找人，12 點 15 分，電話就轉去哪兒出去了，找不到人。我人在服務，我

自己在當值，你們晚上可以打電話去我那邊試，晚上大家下班，我一個人
在服務處睡，希望各局處聯絡員當作可憐我、同情我也好，因為要找我服
務的人沒有照時間；另外 1999 這個服務也是很好，24 小時，但是那個服
務的技巧，拜託要好一點。所有聯絡員，讓我們做議員的，尤其是本席比
較特殊，有的時候我都拜託議長幫我找人，我拜託過他，他馬上就說，
好，大師兄我什麼時候撥電話給你。我常麻煩他，不好意思，現在爲了這
個保外就醫的案子，蕃薯台常在那邊罵，本來一天我可以去賺三千，這樣
想了整個月，結果卻不敢去。所以拜託各局處聯絡員，我比較特殊，我有
晚上的、有臨時的、緊急的，可以來協助我。我只有要求這點而已，我還
有兩年議員…。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好，感謝鄭議員的質詢，剛剛的意思就是說，這些聯絡員，特別注重你
一下。休息 10 分鐘。

主席（許議長崑源）：

繼續開會，時間先暫停一下，我宣布一下事情。高雄市議會有鑑於全國
經濟蕭條，爲共體時艱，議長跟副議長，還有秘書長跟副秘書長 102 年度
的特別費，主動刪減一半。

請陸議員淑美發言。

陸議員淑美：

許議長、陳市長、三位副市長、各局處首長、議會同仁、各位媒體好朋
友，以及正在電視機前收看電視轉播的各位鄉親朋友，大家早安、大家
好。

接下來是本席與吳利成議員，進行的市政聯合總質詢，請大家先看我們
的 powerpoint。全國各縣市的負債排行榜，我們是第一名，負債總數大
約有 2,172 億元，然後我們跟第二名也是相差滿多的。再看下一頁，我們
現在正在審議的，明年度 102 年度的預算收入，台北市 102 年度的收入是
1,817 億元，這個是大約數字；新北市是 2,000 多億；台中市是 1,446
億；台南市是 1,167 億；我們高雄市是 1,389 億。我們再看五都的債務舉
借，台北市是要借約 190 億，新北市要借 675 億，台中市要借 420 億，台
南市借了 295 億，高雄市我們要借 246 億。然後我們再看他們編列的債務
償還的部分，台北市要還 66 億，新北市要還 458 億，台中市要還 369
億，台南市 295 億，然後我們的高雄市，我們只還了 97 億。本席爲什麼
要凸顯這兩張 powerpoint 呢？我們的負債已經是全國縣市，五都以外第
一名了，明年度還要舉債兩百多億，然後我們只可以還得起 97 億。這 97

億還是編列在預算上面，如果說我們的財產售出，我們的任何收入又減少了，像去年度 100 年度一樣，都沒辦法達到我們的預算數，那我們的負債是不是越來越嚴重、惡化？

本席實在是很擔心，因為從縣市合併以後，我們每年編列預算都需要靠高額的舉債，每一年都借了兩百多億，才能達到預算的收支平衡。那我們的財政可想而知，只會更嚴重繼續惡化。我想我們市政府除了要開源節流以外，我希望我們的各局處首長，你們要本著專業，提供出來我們要如何有一個妥善的償債計畫，來減輕本市的債務負擔。像在我們審計處在報告的時候，也在審核我們 100 年度的決算，他也表示 100 年底，一年以上的公共債務，累積未償還的餘額是 1,942 億 3,000 多萬，而且告誡我們市府團隊說，要配合中長期的施政計畫、財務的需求，妥善控管財務收支，改善財務結構。當然我們的負債不是一天就達到這麼多，可是我們真的很擔心，在這樣子的團隊，繼續下去，我們的負債要留給我們的子孫，到底要留多少？我們請吳議員補充一下。

吳議員利成：

那一天，我們看到蕭永達議員在質詢，蕭議員質詢時也有報告，說台南市的歲入、歲出達到平衡。我們的市長也有解釋，說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意思是台南市的財政，是因為舉債達到上限，已達極限不能再借錢了，所以他們的收支，你看他舉債 295 億，他就還 295 億。結果我心裡是在想，沒錯，我們高雄市的財政，是沒有那麼差，但是我心裡面有疑問，每年兩百多億的借貸，難道都借不滿嗎？難道我們的預算，一定要到舉債的上限，沒辦法借錢了，才要來做平衡嗎？所以請市政府團隊思考看看，我們財政的編列方式，如果照這樣下去，早晚也是要破產。

陸議員淑美：

然後，我們的「火車頭」，火車頭，叫到你，你要站起來啊。誰是火車頭？不是、不是，市長你請坐。

主席（許議長崑源）：

那個局長啦。

陸議員淑美：

在業務報告裡面，講的火車頭是誰？自己稱自己火車頭的，我們研考會許主委。本席本來很認同，在你的業務報告最後一頁，寫得非常的好。上次你在業務報告的時候，本席也請你朗讀一遍，結果你唸的七零八落，現在本席請你把這個業務報告最後一頁的結語唸一次，快一點，速度快，唸好，因為這個質詢時間實在是太短了。還是你寫完就忘記？不然你也背起

來，寫得這麼好，我還要稱讚你耶。找不到？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業務報告沒有帶，不好意思。

陸議員淑美：

沒帶？沒帶我就要唸給你聽了。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唸沒有關係。

陸議員淑美：

好，沒帶沒關係，本席唸給你聽，你的結語寫說，2012 年高雄市以最愛生活在高雄為施政主軸，然後你會帶領研考會的同仁，規劃新願景、開創新思維、貫徹執行率，提供便捷的服務理念，然後貴會會充分的發揮對市府各機關聯繫、協調與整合的角色，繼續善盡研究發展與考核等各項職權，監督、審視市府團隊施政作為，成為稱職的市政火車頭。

這是你寫的，不是我寫的，那你忘記了，也沒關係。然後你自己還說你自己會成為稱職的火車頭，在本席看來，我非常不認同你這個火車頭。因為你的火車不知道要開到哪裡去，這是最擔心你的。然後從你的業務報告資料，本席就看出你非常不用心，因為本席問過你，我們整個高雄市的年度計畫、施政計畫，都是由貴會在核定的，是不是？你回答是，還是不是。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基本上，研考會是幕僚單位，最後當然…。

陸議員淑美：

我叫你回答是或不是，你那麼多話幹麻？你喜歡講，不然等一下都讓你講。是還是不是？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是。

陸議員淑美：

是，然後呢？為什麼我們負債那麼多？我不怪財主單位，財主單位只會說，你們各局處統一刪多少，我們議長剛剛裁示的，連他們自己的特別費，都要來配合我們的財政惡化做刪減。那你要不要負責任？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跟陸議員、吳議員報告，今年的施政計畫，各局處大概提出來三百多億，我們已經刪到大概 125 億，然後這一些其實都是…。

陸議員淑美：

我在問你重點你都沒有聽懂，你告訴我說大家提出來三百多億，然後我叫大家都統刪？所以就剩下兩百多億？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並不是統刪，我們是一個計畫一個計畫…。

陸議員淑美：

沒有統刪嗎？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那個不是統刪。

陸議員淑美：

各局處首長都跟我們講，會壓縮到我們的建議款項，建議地方公共建設啊，你還跟我回答沒有。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這一個部分跟各局處統一。

陸議員淑美：

不是各局處把他們的年度計畫先送到貴處讓你審核嗎？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重要計畫，不是所有的。

陸議員淑美：

你告訴本席說 3,000 萬以上的重要計畫，是不是？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對，沒錯。

陸議員淑美：

我沒記錯吧？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沒錯。

陸議員淑美：

是啊！爲什麼我們負債這麼多？表示你的審核能力出問題，是不是？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基本上，剛才跟…。

陸議員淑美：

基本上你沒有錯，是本席誤會你了，是不是？不是？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我們其實已經很努力在把關，剛才講的，三百多億元…。

陸議員淑美：

你很努力的把關嗎？高雄縣跟高雄市合併，本來我期許我的未來，結果市長叫我給他時間，時間越久，我越來越失望，尤其對你這個火車頭，我真的是失望透頂。然後你剛講的，你說要讓我們「最愛生活在高雄」，我告訴你，現在我的選民、我的鄉親，他們覺得你這句話聽起來很諷刺，根本就是不得已「只能生活在高雄」。我不知道你對於我們整個市政計畫是怎麼擬定，這該怪誰？當然是怪你啊！你是火車頭，火車頭不會開，這個火車是開得動或開不動？開到哪裡去？不知道。你陪本席再看一下，我給你點子，我既然點出你的問題在那裡，你自己不知道，那我還告訴你方法。來，市府有聘請市政顧問，這個叫做無給職的市政顧問，有 483 位，我在你的網頁看到的。有給職的顧問名單是誰？有幾位？你知道有幾位嗎？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因為這個部分不是我這邊在…。

陸議員淑美：

你只管無給職，有給職不歸你管？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確實的名單，我並不清楚。

陸議員淑美：

所以我說你問題來了，你不知道問題在哪裡，你怎麼解決？市府這麼大費周章聘了這麼多顧問，讓他們只顧不問嗎？你不會去問這些專才嗎？好，誰可以回答本席，這 6 位顧問是誰？還是超過 6 位？這個是誰可以回答？秘書處嗎？

主席（許議長崑源）：

人事處回答。

陸議員淑美：

請人事處長回答。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現在我們有給職的顧問，編制是 6 位，但是現在實際在任的只有 4 位。

吳議員利成：

實際怎樣？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有 4 位是現任的，還有 2 個是空缺。

吳議員利成：

這 4 位是怎樣？有領錢的嗎？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他們是機要任用的，依照規定…。

吳議員利成：

機要任用的？本來有 6 位，你們只聘 4 位。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是。

吳議員利成：

我請教你一下，你聘的這 4 位是誰？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我們現在 4 位…。

吳議員利成：

這 4 位有給職的顧問是什麼人？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是，這個顧問的定義跟剛剛無給職的定義…。

吳議員利成：

沒關係，也不管他是不是顧問，有領錢的這 4 位是誰？說給我們聽看看。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第一個是市長室的李柏毅，李主任。

吳議員利成：

還有誰？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再一個是范異綠，范顧問。

吳議員利成：

范異綠？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是。

吳議員利成：

也沒看過到他。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再一個是黃顧問。

吳議員利成：

黃顧問是誰？

陸議員淑美：

誰是黃顧問？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黃憲東。另外一位叫顏志成。

陸議員淑美：

誰？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顏志成。

陸議員淑美：

顏志成？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他們都實際在工作的。

吳議員利成：

在哪裡工作？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都在市府。

吳議員利成：

在市府？

陸議員淑美：

你說這 4 位顧問都在市府裡面的每一個單位在做事的。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我在想，議員是不是…。

陸議員淑美：

每天上班的嗎？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要上班的。我想議員想要瞭解的是不是我們另外有 3 位兼職的…。

陸議員淑美：

不是。我先問你這一項，一碼歸一碼，你這 6 位顧問是你在預算編列裡面，你編了 6 位人事費用，是不是？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是。

陸議員淑美：

他們是簡任第 12 職等的嗎？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是。

陸議員淑美：

領 12 職等的，那…。

吳議員利成：

12 職等是領多少錢？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12 職等差不多 11 萬 5,000 元至 12 萬元。

陸議員淑美：

11 萬 5,000 元至 12 萬元，這是含主管加給嗎？不然怎麼會領到 12 萬元？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包括在內。

陸議員淑美：

包括主管加給，那…。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包括主管加給，如果不包括…。

陸議員淑美：

請問你剛剛說我們有一個李柏毅是機要室主任。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是。

陸議員淑美：

其他的都在哪裡上班？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全都在市長室。

陸議員淑美：

全部 4 位都在市長室上班，是嗎？

吳議員利成：

你說的讓我們都聽不懂。

陸議員淑美：

你是人事處長，人事是你管的，你這樣子回答。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是，都在市長室，除了顏顧問之外，另外 3 位都在市長室。

陸議員淑美：

除了哪一位顧問？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顏志成顧問，他是常任文官。

吳議員利成：

你講的，我們怎麼都聽不懂？

陸議員淑美：

你越講，本席越讓你搞糊塗了。

吳議員利成：

你現在是不敢講嗎？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我們市政府…。

陸議員淑美：

你是主管人事的，你都回答成這樣。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報告兩位議員…。

陸議員淑美：

你的人事預算怎麼審？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我跟兩位議員報告，市府有 5 位機要的位置可以由市長來調節運用，這個是行政院跟考試院規定，現在這 4 位顧問裡面有 3 位是機要進用，顏顧問是有任用資格的，他是常任文官。

陸議員淑美：

處長，我不太清楚這個法令，我想請法制局局長幫我解惑一下，我們越聽越搞不清楚，真的！

主席（許議長崑源）：

常任文官兼顧問職，法制局長說明一下。

陸議員淑美：

許局長，本席請教你，請問那個顧問的定義是什麼？依據什麼聘的？因為處長回答這樣，我們兩個都聽不懂，真的讓他搞得弄不清楚，連我們議長可能也聽不懂吧！

法制局許局長銘春：

因為人事法規是人事處長會比較清楚，所以你剛問我說顧問主要的任用規定，我手上沒有具體的法規，所以…。

主席（許議長崑源）：

就是一個領雙薪，聽起來好像是一個人領雙薪，要不然怎會常任文官又代理顧問？

吳議員利成：

顧問…。

陸議員淑美：

你不在其位，不謀其職，你的意思是這樣。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補充說明，在一個市政府裡面，顧問是正式的編制，顧問…。

陸議員淑美：

我知道正式的編制啊！不然你的人事裡面編 6 個顧問。

主席（許議長崑源）：

不然是「黑的」。

陸議員淑美：

我要問你？不然我亂編？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是。

吳議員利成：

現在是說顧問的兩個字既然叫做「顧」、「問」，到底他的用途，他被聘為顧問，他的這些…。

陸議員淑美：

條件。

吳議員利成：

資歷、條件到底是怎樣？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他是有條件的設定。

吳議員利成：

而且他聘了以後，全部都在市府上班，你說柏毅是顧問，這跟我想像的落差又很大，因為這裡面我只認識柏毅，其他的我都不認識。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他佔的缺額，譬如說我們有 6 個 12 職等的顧問，然後也有 10 個 12 職等的參事，包括一個技監，這個是政府部門設定…。

陸議員淑美：

我沒有問你那麼多，我只問你顧問，你回答那麼多，做什麼？你很喜歡讓我問，是不是？針對我問的，你回答清楚，讓大家聽清楚，我現在請許主委在那邊站那麼久，我都有點不好意思了，對不對？請你來幫我們想想辦法，顧問的定義跟我想的不一樣，我在外面，人家要聘我當他的顧問，

是借重我在哪一方面的了解來跟我詢問，徵詢我的意見來聘我做顧問，是不是？一般的話，我們民意代表就不一樣，我們如果被聘當顧問，我們還要拿錢給那個單位，那你的顧問很奇怪，編 6 個，請 4 個，你認為不需要那麼多顧問？你編了顧問又在市府裡面上班，又不是來讓我們問的。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那個顧問是一個職稱，就是說跟我們的了解，像行政院也有 4 個顧問。

陸議員淑美：

你又跟我比行政院幹什麼？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不是，我是說顧問是…。

陸議員淑美：

你要去國會上上班嗎？我希望你們針對我的問題回答，回答要很明確讓大家聽得懂，你從剛才回答到現在，我都聽不懂，搞不清楚。好，你剛告訴本席了，這 6 位顧問有 4 位全部都是在市府上班。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是。

陸議員淑美：

那 2 位為什麼不聘？有 2 個名額喔！而且我們都是沒有刪你的人事費，你為什麼不聘？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要看市政府有沒有業務上的需要，事實上我們的參事也沒有僱滿，參議也沒有僱滿。

陸議員淑美：

你覺得顧問重不重要？

主席（許議長崑源）：

他們市長不可能那麼節省，活動辦不完，有可能那麼節儉嗎？

陸議員淑美：

你覺得顧問重不重要？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這個是由市政府的長官來決定。

陸議員淑美：

我問你，你覺得顧問重不重要？你跟我說，由長官決定。長官要請誰當顧問，當然長官決定，可是你認為顧問重不重要？我針對這樣問你。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我覺得每一個位置都很重要，包括顧問在內。

陸議員淑美：

我不要再問了，我真的不想再問你，我真的氣得要命，我要建議你們人事都不要分了。你剛還回答說除了這 6 位顧問的員額只請 4 位，外面還有 3 個，外面是哪 3 個？外面的是小三嗎？為什麼外面有 3 個？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那個顧問的定義不一樣。

陸議員淑美：

外面的 3 個是誰？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第一個是余政憲。

吳議員利成：

余政憲？

陸議員淑美：

喔！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一個是陳旺來，一個是陳田錨。

主席（許議長崑源）：

余政憲也在領顧問費？

陸議員淑美：

你說余政憲，還有誰？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陳旺來。

陸議員淑美：

陳旺來？陳旺來是誰？

主席（許議長崑源）：

陳旺來，說是市長的弟弟，外面都這樣說，陳菊的弟弟。

陸議員淑美：

再來呢？

吳議員利成：

沒關係，照顧弟弟是應該的。

陸議員淑美：

市長的弟弟，是嗎？還有誰？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還有一個是我們前議長陳田錨。

陸議員淑美：

陳田錨。

吳議員利成：

陳田錨嗎？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是。

陸議員淑美：

他們是有給職，還是無給職的？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他們是兼領一些車馬費，一個月大概 5,000 元，但是我的瞭解，好像 3 個都表示不領。

陸議員淑美：

一個月 5,000 元，3 個都不領。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對，他們都表示…。

陸議員淑美：

因爲你都沒有請他來讓你「問」，人家也不好意思領你的錢，是不是？好，我不想問你了，我被你搞得暈頭轉向，我讓利成問好了，我休息一下。

吳議員利成：

我原本要問，人事處長一講，我現在頭暈了，都不知道顧問到底是要做什麼？他說這邊的顧問不一樣，這邊的顧問的定義也不一樣，我們到底要怎樣知道顧問是什麼東西？市政府請好幾百個顧問，我請問一下研考會主委，有領錢的也好，沒有領錢的也好，今天這些顧問，你們平時有在跟他們請安問好嗎？所謂請安問好的意思，是你們有在向他們請益嗎？我們整個高雄市政有哪些需要改進的、需要做的，你們有跟他們交流過嗎？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剛才那四百多位顧問全部都是無給職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們在每半年都有召開一個政策的會議，聽這些顧問對市政府有什麼建言，都會把他們邀請來。

吳議員利成：

半年？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對。然後這些都有做成紀錄，就是他們的建議或是哪裡有做不好的地方，我們都會請教他們。

吳議員利成：

你印象最深刻的，他們所有的建議裡面哪一項是最有價值？你覺得這些顧問建議的哪一項，你們做起來是最順利、最好的？你說一項。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我想其實我們…。

吳議員利成：

不要講回頭，我們時間不多。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是，印象最深刻的，來自民間的朋友對觀光的部分是特別的重視。

吳議員利成：

哇！又說到觀光，你真正的要被打耳光了。

陸議員淑美：

我覺得你在害觀光局長，我們本來不想問他的。

吳議員利成：

觀光就是高雄做得最差的，你還說觀光，你真的是…，這樣是觀光局長的執行力不足還是怎樣？你說顧問的建議這麼好，而且你說他們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觀光的問題，結果我們的觀光七零八落，這是觀光局長的問題，還是誰的問題？你說誰的問題。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我想觀光需要全市府來推動，這幾年…。

吳議員利成：

這樣是全市府的問題嗎？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給我們建議的，包含航點、航線跟中國大陸那邊的一些航點，我們都有顯著的增加，旅客數也都有顯著的增加。

吳議員利成：

中國旅客的增加不是你們很厲害，上一次大陸說一年要破幾萬人來，我們議長親自去機場接他們，你們市政府有誰去？

主席（許議長崑源）：

有，觀光局局長。

吳議員利成：

對啊！觀光局長去，我們的議長還包一個紅包給他們第幾萬人吧！

主席（許議長崑源）：

第 10 萬個人。

陸議員淑美：

第 10 萬個人。

吳議員利成：

第 10 萬個人，還包一個紅包給他，我們市政府有準備嗎？你們這個叫做歡迎觀光客？再講下去就很難聽了。

主席（許議長崑源）：

最認真的局長辭職了，認真又最努力的，待不住了。

吳議員利成：

所以我們的研考會，你說你是我們的火車頭，所有的公共政策的擬定，還有我們所有的計畫大部分都在你們的手上。在你的工作報告翻一翻，也沒有翻到我們有什麼長程的計畫，三年、四年、五年、十年的計畫說我們高雄市要怎麼發展，看不到，你只說你們是火車頭、你們很厲害之類的，這樣而已，都是虛的。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吳議員，你看他們有想要發展嗎？

吳議員利成：

對啊！

主席（許議長崑源）：

陳水扁保外就醫的問題和市議會一點關係都沒有。

吳議員利成：

就拚政治。

主席（許議長崑源）：

拚政治，拚到這樣，把我說得好像是萬惡不赦，拚什麼發展？

吳議員利成：

議長，在這裡他們說要打拚高雄，所有的計畫，像去年度提案向中央要經費的。

陸議員淑美：

不知道幾項？

吳議員利成：

幾項？我所知道的總共兩項而已，中央的預算一定要你們寫計畫去要，你們的計畫沒有做出來、沒做好，中央怎麼會給你錢？這和政黨沒有關係，你們自己沒有計畫也做不好，中央的補助自然會少，我們沒有重大的

計畫案，中央給你錢做什麼？我們議員建議去做哪裡，到現在你們的執行是這種效率？這種執行？你說你們研考會是火車頭，你們把我們整個市府團隊怎麼帶的？還是你們根本是一盤散沙，各人做各人的，是這樣嗎？研考會主委，你看你們去年度報幾個計畫要跟中央要錢？你說一下。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報計畫跟中央爭取是各局處報，絕對不只兩個。所謂補助，其實它有兩種，一種是一般性補助，這不需要計畫的，這是中央分配的。第二個，吳議員說的這個是計畫性補助，我們這邊會有資料，絕對不只兩個計畫，我們光是鐵路地下化這一項，明年度市政府就要編三十幾億元，中央就要出將近 100 億元，所以絕對不只兩項。

陸議員淑美：

好啦！許主委，你說去年不只兩項，你也沒有辦法具體說出有幾項，我現在告訴你，這還是你寫的，你寫在第 11 頁，你說我們的 102 年度施政計畫先行作業，各機關研提了 339 案，其中公共建設 51 案，然後（含提中央公共建設計畫 2 案），你送中央，不是明年兩案？去年吳利成問你，你不知道，那你明年要送 2 案，這 2 案是什麼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我印象中這兩案應該是…。

陸議員淑美：

不要你印象中，這是你寫的東西，你還印象中？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應該是鐵路地下化跟高雄捷運，因為這兩個是非常、非常大的案。

陸議員淑美：

你剛剛說鐵路地下化今年就送了。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這是一個長期的計畫，鐵路地下化一定要到 106 年。

陸議員淑美：

所以你的回答跟你寫這一本，你這火車頭只有薄薄幾張紙，裡面隨便寫一寫，唬弄這一些市議員，認為我們都沒在看，是不是？我們都不關心，是不是？我剛才跟你講的，這個負債會這樣日益嚴重不是一天造成的，剛才本席跟你提點了這麼多，人事編的顧問，你也不去聘，我問你這個顧問是誰，你都不知道，表示你在審核這些東西的時候，吳利成議員也請教過你，你是不是有定期、訂時間來向顧問請益，不然你請這麼多顧問是要做什麼？不管他有沒有領錢，是要做什麼？人事處長還跟我說有參議的編

制、什麼的編制，議會都沒有刪你們的人事費用，你們該請的不要請，趕快去請一些專才來讓我們請益，有財經專家、什麼專家都去把他請足了，然後定期的跟這些顧問，不管有給職、無給職，是不是？要虛心跟人家請益，不然你用這麼多的顧問要做什麼？雖然今天我詢問你，對你這個火車頭沒有信心，我希望會後你有具體的作為，讓我們兩位議員看，這樣好不好？我相信你要跟這些顧問請益，市長、副市長也很高興、也很贊成，是不是？因為我們自己的能力都有限，是不是？你這個火車頭還跟我說你最稱職，我就說你一點都不稱職，而且對你的職務一點都不負責，讓你管太多了，你連工程的查核、每一個局處室的考核、什麼的都要你管，你管那麼多做什麼？有其他人可以管啊！你該管的管就好了，而且管得好，我希望我們整個大高雄的市民，都給予你正面的肯定。我們全部的年度施政計畫都靠你這個單位來統合，來為我們做漂亮的施政計畫；來讓市長的政績很好；來讓我們的市政滿意度提升。是不是應該這樣子呢？結果本席跟你說過了，不要去屈就一些什麼，我叫一些人來給我做施政滿意度用這些數字做什麼？不只騙別人又騙自己，要騙自己又騙不過，是不是這樣？我看了實在是很丟臉！你又有話講？你講，讓你講。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許主任委員立明：

講到施政滿意度，那個絕對沒有造假。

陸議員淑美：

沒有造假。本席就是跟你在討論的問題，你都不知道重點。你施政滿意度，你做了什麼題目？你知道我在跟你說什麼呢？不然你可以做，我請問縣市合併將近兩年了，我們高雄市民是有感還是無感？很簡單，我看你的結論是怎樣？你是在害我們陳菊市長，在拖垮高雄市府團隊，在我的認知是這樣。你做那個東西是做什麼？我說你去向這些大顧問請益，去各方面打聽、學經歷對我們高雄市政府有幫助的趕快去，你不要老是講觀光，觀光局長會管，讓他自己去請益。

你們這些局處的首長跟這些顧問要定期來請益，看人家有什麼比較好的意見要提供給我們，讓高雄市更進步、更發展。這是我們大高雄市市民的心聲，這樣你瞭解嗎？不是這樣一看、報紙一報、電視一報，負債一堆，愈來愈多，不會愈來愈少。你知道我今天在跟你討論的問題了嗎？重點在哪裡你知道了，你真的給我浪費很多時間。你要為今天的答詢負一些責任。我希望今天跟你討論以後，你的作為會不一樣，讓本席對你刮目相看。

主席（許議長崑源）：

陸議員，講觀光就是他最沒資格講觀光，之前熱比婭的事件他在新聞處，後來爲了那段時間引進熱比婭，高雄市的黑暗期，那時候你們高雄縣還不知道。

吳議員利成：

知道。

主席（許議長崑源）：

連一隻蒼蠅、蚊子都不敢來。昨天晚上我們陳市長那隻「大虎仔——洪智坤，又在講我刪除新聞處，說我是親中、中共派我來臥底的，你看這有資格說觀光嗎？說我是罵他的老當家，也罵我，說我親中，所以把新聞處裁撤，要挺中國大陸。這樣！你看這種，他那時候正在做新聞處長。觀光，把高雄市那段時間搞得黑暗期，有夠淒慘的，又自己自告奮勇，洪智坤自己說是因爲他是替市長，說我要求…。事實上，政策不對難道不用負責任？這樣說是爲了他的市長，說他爲了他的市長兩肋插刀，自己才自動離開高雄市政府。

吳議員利成：

這樣子他現在也做研考會主委。

陸議員淑美：

他不是說要罷免議長嗎？

主席（許議長崑源）：

我聽了有夠害怕！

陸議員淑美：

許主委，你請坐，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吳議員利成：

其實你的責任重大，像你剛剛講的那樣，我感覺高雄市政府也沒較大的希望，因爲講一講，又莫名其妙的講到觀光局，你要害觀光局長又沒工作？我是認爲本來這些顧問，我們在講的這些內容，你們該做的事，你們沒有很精確的去做這些動作，顧問，你就是要請這些有專業人才的人。你對他的專長，然後你向他請益，讓他的意見能夠讓我們市政府更好。對不對？單這一項就不行了，你所有的建設、你所有做的事情，都沒有落實。

我剛剛有講的，連議員最簡單的建議，你們基層做的有的沒有的，到現在你們的達成有多少？我看沒 50%，這說起來很悲哀。

陸議員淑美：

我請教經發局藍局長，本席請教你，你今天回答明確、簡要一點。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萇：

好。

陸議員淑美：

我們岡山本洲擴大工業區開發計畫，它是還要再進行、還是終止了、還是你在黑箱作業慢慢進行，然後邊打邊談騙我的鄉親？請你回答。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萑：

這個案子，它的狀況還是維持在原縣府時代的一個狀況，原縣府時代已經把相關的一些報編計畫送到中央，其實現在的狀況是維持在這邊。

我必須承認，當初縣府時候提出來，本洲擴大的報編計畫的時空背景，跟現在整個岡山地區，跟本洲北地區的發展的環境有很大的差異。

陸議員淑美：

你陪本席開過說明會，對不對？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萑：

對，議員也有到現場參加。

陸議員淑美：

你陪本席開過說明會，說明會裡面來參與會議的百姓，是贊成的還是反對？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萑：

基本上，大部分的意見都是不支持，這是沒有錯。

陸議員淑美：

你回答還文謏謏的，明明才兩個人贊成，其餘的都反對，那兩個人為什贊成？因為他已經建工廠在上面，你瞭解嗎？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萑：

議員提的這個部分就是因為岡山地區的發展，包含這周邊有一些特定區，還有整個高科的擴大區的計畫等等，其實讓這個計畫是不是需要去進行？需要更多的討論，這個我是同意的，同意有這個建議。

陸議員淑美：

本席跟你們這些官員講話，我真的不太會講，我原來以為你是跟我一樣當過民意代表，你回答讓本席應該很滿意才對，你原來要計畫的期程，你計畫其實到 101 年就要做好了，是不是這樣？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萑：

這是原縣市剛合併的時候。

陸議員淑美：

原來嗎？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萑：

對。

陸議員淑美：

然後透過多次的說明會，本席也讓你知曉鄉親反對的意見。那爲什麼會反對？我都說你們這些市府團隊的各局處首長都在害市長；因爲我覺得市長是很重視民意的人，他應該都聽得到老百姓的心聲，可是都被你們這些人矇蔽了，爲什麼？本席跟你說我住在這裡，你知道？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萇：

對。

陸議員淑美：

旁邊已經有永安工業區。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萇：

沒有錯。永安、高科。

陸議員淑美：

還有高科。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萇：

本洲。

陸議員淑美：

還有我們的本洲工業區，還有一座焚化爐。我跟你說我們的綠地本來就很少了，然後這些農地，有原來就生長在那邊的百姓在那裡耕作，還有在做魚塭，那都是賣魚維生的，當然有一、兩個他有蓋工廠在上面。本席的意思是告訴你，已經自己蓋工廠的，你盡量輔導他們合法化，百姓不要給你們徵收土地，你們就應該終止這個計畫，這個不當的開發了。跟你說很多遍了，你都不聽，你還給我回答的東拉西扯，又要修飾你的用語，本席不能接受。

我相信市長是關心大高雄的老百姓，他的生存權，包括我們原來就生活在這裡，我就習慣我的土地在種什麼、我在養殖什麼，你不需要來給我徵收，我根本就是反對你徵收；而且附近鄰近的居民都反對，認爲不要再做工業區了，你們當時的承諾，當然是縣府時代沒有錯，錯誤的政策，我們後面還要更錯嗎？這不要再錯下去了。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萇：

當初縣府提出來的時空背景跟現在的確是有很大的不一樣。

陸議員淑美：

對。我請教陳市長，你最重視民意，這也開過多次的說明會，真的大家都很反對，包括也有跟市長陳情過。我希望市長今天可以裁示一下，這

個計畫就終止好了，不要再繼續下去，陳市長，麻煩你給我一個明確的答案，讓我對我的鄉親也有交代，讓他們不要那麼害怕，這一季是要種什麼？到底可不可以種？要放什麼下去養殖？陳市長，麻煩你。

主席（許議長崑源）：

請市長答覆。

陳市長菊：

當然站在市政府的立場也非常的兩難，一方面我們在工業的發展，未來高雄確實有這樣的需求；但是一方面，我們也了解到整個當地本洲工業區四周圍，大家都認為不要工業區，如果是無污染工業的發展，對地方有幫助，對地方產業有幫助。這個部分，本來經濟發展局跟我說的時候，我一直覺得，第一、你要跟當地的民意代表、議員做很深入的探討，到底本洲工業區擴大之後，要做什麼樣的工業區？雖然是一個工業區，但是很多工業區是沒有污染的，這個部分要先讓當地的議員與民意代表了解。第二、這個部分，如果你要擴大做為工業區，我們確實有很多的需求，高雄也有這樣的一個就業的期待，這個部分，你也要讓當地來了解，這個部分，你們是不是能夠用市價做合理的徵收？這個都要跟人家說清楚。

地方上的市議員上次也有質詢這件事情，我認為市政府對這件事也非常重視，如果地方一直反對，這個計畫是沒有辦法達成的，但是本洲工業區的四周圍，到底適不適合再種植及養殖？如果不適合，我們要如何對這些人有一個比較好、比較負責任的交代？接下來，你要讓他們的下半輩子做什麼？對於這些，市政府的經濟發展局必須提出整體的計畫。

所以陸議員這個意見我們非常的重視，第一、現在經濟發展局希望再辦一次公聽會，讓大家知道報編的內容與方向，包括它的產業是什麼，都要很清楚。第二、如果地方仍然強烈反對，我們來自民間，當然要重視民意，如果民間真的反對我們整個工業區擴大報編；一方面，整個中央…，或台商或很多人希望回到高雄，希望增加我們的就業，如果真的有困難，當然這個計畫就沒有辦法推動。這個計畫已經行之多年，也有報給中央，如果地方強烈的反對，我們當然要尊重民意。

陸議員淑美：

好，謝謝市長。我跟市長報告，對於這個，為什麼地方會反對？我剛才說過了，旁邊這些住戶已經被三大工業區包圍了，當時做環評的時候，我們的政府都欺騙老百姓，你們說要做低污染、高科技的，但是整個本洲工業區現在都是什麼？都是螺絲、酸洗、焚化爐與處理廢棄物的等等，如果你們還要把這個計畫再進行下去，麻煩你們考慮讓我們三個里都遷地方居

住。

我在這裡語重心長，也跟市長說，其實你再召開說明會真的是浪費資源，已經開過太多次了，真的只有兩個人贊成，贊成的理由就是他已經在上面蓋工廠了，再開的話，里長還都是要發動里民來反對，不要再做勞民傷財的事情了，請市長給經發局明確的指示，這個計畫必須終止。

藍局長，你看，這是你管的工業區，這是工業區裡面的滯洪池，你看，真的是亂七八糟，常常圍成這樣，椅子壞了都不修。本席麻煩你，真的，從來不刪你們的預算，拜託你們做，甚至公園裡面的樹，也已經十幾年沒有修剪，本席一直跟你講、一直跟你講，我也覺得很悲哀，我從縣市還沒有合併講到現在，已經快兩年了。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菴：

這個部分，也謝謝議員提供很多的意見，因為你就住在那附近。這個工業區在 86 年開闢之後，到現在的確整個環境都沒有大幅的整修，所以在去年市長就優先裁示先處理污水處理廠的部分，今年我們也爭取到中央經費的補助，將近一千多萬元，要做整個本洲工業區裡面路面重新的整修；接下來，我們也準備擬定一個比較大型的計畫，因為十幾年來整個環境都沒有整修過，包含路面還有公共設施重新的翻修與整修，我們會提一個比較大的計畫，到時候也希望議會全力來支持，因為十幾年來都沒有整修過。的確本洲工業區裡面的路面還有相關的公共空間都需要重新來處理，這個計畫我們現在已經在做相關的擬訂，路面的部分我們會優先來處理。

陸議員淑美：

平時我們也不一定會開會給你建議，但是為什麼開會還要提一次呢？就是因為平常向你們建議的都沒有用，所以為什麼要來這裡說？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菴：

這個我們會加強檢討。

陸議員淑美：

鄉親一直向我反映，我一直向你們反映、提案，怎麼都沒有用？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菴：

對，議員說的我們已經都做很多了。

陸議員淑美：

有做很多？可是我們看到的卻是這個樣子？這樣你還跟我說你們有做很多？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菴：

當然還有很多沒有做，我知道，還有很多沒有做。

陸議員淑美：

那表示貴局的經費編列太少，是不是？還要向中央爭取？你自己都不會爭取嗎？該做的不做。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萇：

這個我們會加強。

陸議員淑美：

不該做的，叫你本洲工業區不要擴編、計畫終止，你卻一直要做。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萇：

我們會加強對這個部分…。

陸議員淑美：

你還給市長錯誤訊息，害市長說還要再重新開一次說明會，你不大負責任哦！我相信你本來應該和我一樣的，也都在為民喉舌的，為什麼換了一個位置就換了一個腦袋？

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健萇：

這個部分我們會加強來做。

陸議員淑美：

好，你請坐。

吳議員利成：

其實我也常常到本洲工業區，你們看光是這一小區塊就管理得零零落落的，再讓你們擴編一倍，你們要怎麼管理？而且你有沒有想到一點？擴編以後，工業區與民衆的距離更近了，以後是不是又會引發像仁大工業區的居民要求遷廠，導致抗爭的事情又出來了？所以像這種要擴編的事，其實我們在縣政府的時候就一直反對到現在，哪能說你們要擴編就擴編，百姓如果工廠稍微要動一下，你們就查得要死！這是很不合理的事情，這一點，你們要慎重考慮。因為剛才看到那些路，我請教在座的首長，你們有自己開車的請舉手，好不好？佔一半；讓司機載的呢？市長一定是讓司機載的嘛！被司機載的有幾位？

主席（許議長崑源）：

每位都是被司機載的。

吳議員利成：

都是司機載的，我是說自己開車的，自己開車的？

陸議員淑美：

沒有啦！他們出公務的話是坐公務車，然後私底下自己也有開車，是不是這樣子？

吳議員利成：

哦！基本上都是用路人啦！這個開車用路人…，其實應該要說用路人，不能說開車啦！走路的人也是用路人，像我們的總召，由於你們的路不平，他還因此走路摔倒，摔得都是傷。我問你們，用路人最在乎的是什麼東西？誰可以回答一下？自告奮勇，有沒有？沒有就要點名了。

陸議員淑美：

工務局長。

吳議員利成：

工務局長。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大概應該是路面的平整度，也就是路面的安全，我個人的認為是這樣。

吳議員利成：

對，是，沒有錯，大家用路都會注意什麼？注意安全而已啦！還要注意什麼？如何可以安全？交通局長，這和交通稍微有關係，要怎麼樣我們用路才會安全？

交通局王局長國材：

就是交通的環境要妥善，例如…。

吳議員利成：

你說清楚一點，你說文言文誰聽得懂？什麼叫妥善？

交通局王局長國材：

交通的環境要做得好，包括路平、順暢、有沒有死角、有沒有依照規定設置、路口要改善，這些都要做。

吳議員利成：

好，很好，這如果是考試，都 100 分哦！奇怪！大家都知道，在座有沒有哪一位首長不知道怎麼樣才是安全的？有沒有？有的請舉手。那麼，剛才交通局長講的，大家認不認同？認同啦！啓昱副市長，因為我們以前是同事，所以我比較不禮貌，不好意思。

陳副市長啓昱：

不會。

吳議員利成：

你認不認同？

陳副市長啓昱：

有，路要安全就是要平坦、沒有死角，還有相關的號誌要明確。

吳議員利成：

是，好，但是我請你們看一下，這只是局部，你看這一條路很寬，但是卻補來補去：這一條那麼長，視線不錯，這是因為光線的關係，可是路面卻補丁補成這樣，實在很恐怖！我如果開車經過這裡，就會一邊開心裡一邊罵，要罵誰？這個路中間還有一個洞，這裡有一個洞，另外這些地方都凸起來，像這個地方，高低就有落差了，這裡有一個裂痕，高低就有落差了。整條路都是用補的，有誰知道這是哪裡的路嗎？我相信你們應該知道，工務局長，這叫義大二路啦！要往義守的那一條路，那麼多的觀光客都走那一條路，結果…。

這是在外面焚化爐前面的那一條水管路，它的路面都像這樣子，因為有人在外面講，義大二路是通往義守大學與義大城，這條路的品質為什麼這麼差？我們從縣政府時代就一直說要重鋪，說到現在，到底為什麼沒有重鋪？外面都怎麼說呢？都說這就是政治考量，可能義守不挺市政府，所以那麼重要的一條路就被擱著，也不重鋪。當然我相信事實不是這樣啦！問題是外面說得很難聽。這一條路，已經都過二年了，你都沒有去封層，道路壞成這個樣子，我和陸議員的朋友那天就跟我們說，他說他買了一幢別墅在那邊，他都在那裡出入，他把車子開到保養廠，他跟保養廠說他的車胎壞掉了，保養廠的人說：「你這個不是車胎壞掉，是輪圈變形了。」我們高雄市的路可以讓人家開到輪圈都變形，你看有多厲害！我們那個朋友的工作職務不錯，他開的是好車，他開的不是「銅管仔車」輕易就壞掉，結果他的輪圈開到都變形了，這幾條路補了又補。

陸議員淑美：

藍局長，這個你很熟吧！這是你管的，你看！

吳議員利成：

還有洞。

陸議員淑美：

還有洞哦！也有沒有補好的哦！都不平哦！本席在那邊散步還跌倒，大家都問我怎麼會這樣？剛才法制局長說要幫我申請國賠，我是想把資源留給別人啦！盡量不要去申請國賠，不過你督導不周，你要負責任，我讓你賠就好了。

吳議員利成：

合併以後，不要說合併，其實每一個政府單位，以百姓的角度來講，你蓋一個什麼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我跟你說，百姓不一定知道；你做一個碼頭什麼有的沒的，百姓不會很知道這個東西啦！你要做輕軌，我相信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輕軌做下去又是一個大錢坑，真的有必要這麼做

嗎？那天蕭議員也說，很有可能用 1 億元就可以代替這一、二百億元的工程，今天我們不是要討論到那邊。大型的建設或是真的是市政府做的，沒有錯，百姓看得到，可是百姓最關心的我相信不是這個，他們最關心的應該是用路，每天走這些破損的道路，走到車子都快壞掉了，心情怎麼會好？心情不好就會找別人出氣、找小孩子出氣，上班也上得不開心。

今天除了這個路平以外，我還沒有拍紅綠燈哦！合併之後多設了很多紅綠燈，多設很多紅綠燈沒有關係，但是路順不順？不順哪！每開 50 公尺、100 公尺就要停紅綠燈，開 100 公尺又要停下來，開車的人會翻臉耶！所以交通號誌、紅綠燈是誰管的？交通局長，我建議我們整個地區你要去清查，我在市區行駛比較少遇到這個問題，因為你們對高雄市本來就比較好，我們在其他地方跑，我覺得有些道路，尤其紅綠燈都沒有同步，而且時間差抓得很差，你叫開車的人每 100 公尺就停一個紅綠燈、每 100 公尺就停一次，他會不會闖紅燈呢？闖紅燈之後會不會出問題？這個是安全考量。所以你們要整個下去清查一下，自己實際去跑一次，看看哪裡有紅綠燈不順的，稍微修正一下，做一些功德，這樣好不好？

陸議員淑美：

另外針對道路的部分，本席在這邊也要對養工處處長誇獎幾句，本席向他反映的事情，他都馬上做得很好，而且真的是為百姓在解決問題，不是想一想、法令翻一翻就說都不可以、不能做就是不能做，在這裡，本席給予非常高度的肯定。

剛才吳議員講的號誌的問題，還有其他道路的拓寬，這很奇怪！人家跟你們講說去勘查了幾遍了，本席也親自去到那裡，我們岡山大庄要往三和里的地方，從道路中心點向兩邊拓寬，我親自去會勘三次了，一改再改，都施工了還去改，本席真的不知道你們在做什麼事？世間哪有這種事情？都已經定好了，界址也定好了，你們竟然還能去更改？這個你們不要解釋啦！你們自己去好好反省一下，到底怎麼了？害我們大家擔心得要命，明明不會拆到人家的工廠，界址都定好了，開始施工後你們又重劃，一重劃，就得拆人家工廠的圍牆，甚至拆到裡面去，你們到底是在搞什麼工程？我也看不懂！

吳議員利成：

不好意思，我剛才問的，還是要請工務局長針對高 186 線與義大二路，你是不是簡單的說明為什麼好幾年了都不重鋪？要多久才能重鋪？簡單就好。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向議員報告，我簡單講，義大二路從設計施工開始真的就有它嚴重的瑕疵，所以我們要很慎重，不是只有…。

吳議員利成：

對，我知道很慎重。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不是只有將表面刨除，所以我們還委託公路總局從台北下來做彭柯曼樑撓度試驗，我們現在已經做好了，後續…。

吳議員利成：

好，慎重多久了？合併以後多久了？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我要跟議員報告，已經發包了，我們的義大二路明天就可以從兩邊的機車道先開始做封層，快車道的部分會接續，因為快車道的部分需要加鋪十幾公分到 24 公分才能夠承受它的載重。其實從縣市合併以後，包括 100 年的 7 月在靠近 186 甲那個地方發生坍方，坍方之後，我們也馬上就動用一千多萬元去修護，我現在要跟議員報告的就是，真的，我們在處理義大二路時，絕對沒有政治考量，真的是沒有政治考量，這個我在議事廳裡面很負責任的說。

吳議員利成：

局長，但是我跟你講，絕對是太慢了。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不是，我剛才跟議員報告了…。

吳議員利成：

沒有一條路損壞成那樣子，都二年了還沒有重鋪。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不是，要跟議員報告的是因為它不是只有刨除…。

吳議員利成：

那麼，外面那個高 186 線呢？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另外，水管路的部分…。

吳議員利成：

對，186 線。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我們從民族路…。

吳議員利成：

會不會改善啦？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不是，我先跟議員報告，從民族路往東到澄觀路，已經花 2,500 萬元做好了，從澄觀路再繼續往東的部分，9 日明天開始會繼續再做刨鋪，至於西向的部分，我們必須配合義大二路，義大二路我們在 12 月的上旬可以全線改善完畢，改善完畢了以後，水管路西向的部分會接續整個把它完成。所以從民族路到義大二路高 52 線這一段，到時候全線都會改善完畢，包括義大二路，到 12 月的上旬。

吳議員利成：

反正你就盡量快一點。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可以啦！

吳議員利成：

不要讓我們「走歹路」走那麼久啦！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不會啦！這個我們真的感同身受啦！

吳議員利成：

局長，「走歹路」你聽懂嗎？以前是人家做了什麼？才會「走歹路」，結果我們現在做善良百姓也要「走歹路」。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義大二路它確實必要做結構性的處理，不只是刨鋪而已。

吳議員利成：

當然啦，問題就是你太慢我才會提出來嘛！你們如果早做好我還會對你說嗎？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它有一定的工序。

吳議員利成：

好。謝謝。來！我們看一下愛河，其實愛河歷任市長每個都把它當做政績，沒錯啦！愛河旁邊真的是弄得很漂亮、燈光、什麼都很美，我國中時遇假日…

主席（許議長崑源）：

時間到，要繼續還是？繼續這些長官沒有關係嗎？好，繼續。

吳議員利成：

因為我在讀書時…可以嗎？還是要休息一下。

主席（許議長崑源）：

先讓市長休息，現在還沒該她回答嘛。

吳議員利成：

好。其實我們市長也把這當做政績，我們孩提時代我相信大家都一樣，愛河是我們共同的記憶，我們會去那裏散步、四處看看，去玩耍。相信小時候我們都到那裏玩過，現在愛河是不是很美，很美但是大家很難想像，愛河在這麼美麗的後面隱藏一個很深的哀愁，爲什麼？我這裏有寫喔！原本是要你們猜，但是我看直接秀出來比較快啦！愛河的源頭是什麼東西？臭水溝，知道嗎？知道的舉手，有人知道嗎？一個，藍局長、水利局長，還有嗎？奇怪！很少呢！你們從沒想過愛河的源頭在那裏？沒去想想看嗎？來！這愛河，右手邊是我們很美的地方現在的中下游，然後站在這邊的這位是一個里長，來！請播放一個簡短影片。

開始播放影片：

高雄市愛河經六任市長接力整治，水質、景觀都獲得改變，但位於仁武區八卦寮的愛河源頭卻是雜草叢生、污臭不堪，難與美輪美奐的愛河印象產生聯結。像這水質都很差，我們希望包括中央也要來關心地方。這條遠近馳名的愛河是許多高雄人的生活記憶，近年愛河中下游經過整治後成爲全新的親水空間，但是愛河源頭近三十年來卻沒有多大的改變，甚至因爲河岸崩落、河寬縮減、雜草、布袋蓮叢生、登革熱蠢動，恰是一條隱身在都會叢林的臭水溝。趕快整治愛河源頭，如整治好不但可以帶動觀光，也可有滯洪的功能。八卦里民從縣府時代就開始反映希望整治愛河源頭，包括前總統陳水扁、前行政院長謝長廷、高雄市長陳菊都來會勘過，但卻遲遲不見下文，八卦里謝秋江里長表示愛河源頭如果能做成休憩的堤岸，建造自行車道或是人行步道，不但能帶動觀光也能一併防洪，八卦里民十分企盼，愛河整治的工程不要留下缺憾，聯合報記者王昭月高雄報導。

影片播放完畢。

吳議員利成：

好了，謝謝。它這水是黑色的，所以我說可能高雄市人不知道愛河花費這麼多的錢，結果上游到現在已經流三、四十年的臭水溝，難怪愛河在整治到不行時，只好截流，截流就是把上游的髒水攔截起來，其實愛河的水會變乾淨是怎樣？它是海水啦！它不是真的愛河的水，現在上游你沒整治，下游會乾淨嗎？當然現在愛河整治得很美，只有在拚觀光、講安全的話，講到現在，里長說三十年了都沒人來做，愛河有人去溯源嗎？議長你有空邀人去溯源，去看愛河的源頭在那裏？我跟你說沒看頭啦！你去所見

到的就是臭水溝，愛河從八卦寮那邊繞到榮總、文藻要經過這裏的橋，再流入高雄港，所以它的源頭在八卦寮北屋社區旁邊附近，三十年了雜草叢生、污穢不堪，所以我說我們一直要拚觀光、有的沒的，其實在北屋社區這個區塊，我相信不只是觀光的問題而已，更重要的應該是河川整治。

我們上次大水時，八卦寮水淹得很慘，爲什麼？因爲這個河的源頭整個雜草叢生，都沒疏濬，河道都沒清，都沒做起來，水流不出去，水就溢出來，百姓就被水淹得呼天搶地，所以仁武現在人口成長這麼快，因爲治水的工程跟不上，受苦的是誰？還是百姓啊！百姓受苦誰遭殃？相信市長多少也會遭殃啦！剛剛里長也說了，你就是把水患治好，讓我們不會淹水，連帶把旁邊堤岸的人行步道、自行車道做起來，那個地方會變得很美的。愛河是我們共同的記憶，防洪、觀光，只要你好好做，我相信可以一兼二顧，問題是爲什麼長期以來都沒做，相信市長、水利局長、工務局長、建設局長，相信你們知道北屋社區那裏的防洪治水爲什麼一直都不做，他們說沒錢啊！一句話，那沒錢要如何？沒錢百姓土地在那裏三、四十年，擱著！有的從小孩活到老了，整個土地都不能用，所以你這公共設施保留地長期不用是最嚴重影響到人民的權益，所以在此請市府趕快徵收來維護民衆的公平正義，那裏的百姓真的很渴望、期望、巴望、希望市長你趕快去做，我們阿扁、謝長廷、市長你們也都去看過了，是不是懇請市長趕快做，是不是請市長說明一下，多久的時間可以把它改善？多久的時間這些徵收的問題會處理。

主席（許議長崑源）：

請市長答覆。

陳市長菊：

我們對於愛河源頭，我感覺過去縣市未合併，變成愛河的整治只做高雄市的，但是一直都無法解決問題，我知道愛河的源頭是在八卦寮那地方，現在市府從這部分，如果沒有把那些公共設施土地一併來處理的話，市府沒辦法做，所以市府相關的局處——都市發展局、地政局、水利局，有一個小組現在處理整體的問題，整體問題是透過地政局公辦土地重劃取得滯洪池，規劃整個…。有的地方應該是住宅用地，有的地方是公共設施，有的地方是滯洪池，用這樣一併來處理，我覺得吳議員非常關心，我們也覺得這部分應該向吳議員詳細報告，現在整個地政局的規劃，當時我完全贊成用這樣的方式澈底來解決愛河源頭的問題，這個期程現在在他們這個小組裏，就是地政局、水利局、都市發展局，如果期程出來我就請同仁向吳議員報告，所以這個方向市政府的內部都已經討論，我們相信這樣的方

式，對當地的地主基本上也可以接受認同，若說市府要來徵收要十多億，這 17 億多是不可能，所以你如果說土地重劃、都市計畫，讓地主不能太吃虧，但是我們整個可以達到防洪治水，整個愛河流域的整治，就一併同時來做。

吳議員利成：

報告市長，你剛剛說要整個土地重劃，不要讓百姓吃虧太多，可是市長我跟你報告，這個我跟好幾個局處那天有開一個會，結果我邀他們來開會時，你們也沒有做會議紀錄，可能你也不知道，我覺得你們幾個單位很離譜！開完會後，地政局、建設局我問他們說，土地要變更有沒有辦法？沒有。土地能重劃嗎？沒有，都沒辦法。所以看一看，唯一能做的就是徵收。

陳市長菊：

建設局把你的部…。

吳議員利成：

不是，市長，我說的是事實，唯一能做的就是徵收，你的資訊不對，你回去請他們再…。

陳市長菊：

沒有…。

吳議員利成：

尤其地政，還有建設局嗎？

陸議員淑美：

都發局。

陳市長菊：

地政、都發、水利，我跟吳議員…。

吳議員利成：

水利，我知道他們現在有在做了，水利局要把他們的溪溝向水利署爭取經費，這個案子應該也快到尾聲了，應該差不多了。可是在那裡，譬如那裡是 8 甲土地，以 8 公頃來說，他們水利用到的可能是二、三公頃而已，還剩 5 公頃沒辦法徵收。

陳市長菊：

我跟吳議員報告，好不好？你再給我一點時間。

吳議員利成：

好。

陳市長菊：

我要跟吳議員說你跟其他的局處…，現在市政府很明確的政策就是地政局、都市發展局、水利局、工務局、研考會他們這個工作小組，他們向我做的是很完整的報告。市政府認為要解決要透過用公辦重劃，來解決當地淹水的問題，讓道路系統更完善，這樣比他們地主可以分到一部分的土地，絕對是比原來的徵收方式更好，這個我請吳議員能夠支持。

吳議員利成：

我支持啊！

陳市長菊：

所以這個部分，你說有跟…。

吳議員利成：

不過市長上次你們市政府的人說，這樣沒辦法辦。

陳市長菊：

不然下次我想這個小組…。

吳議員利成：

他們說他們沒辦法辦。

陳市長菊：

這個市政府已經…，我市長在這裡給你的答覆，這是政策，政策性就是要這樣做，這個我要負責的，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個地方，我也希望有時我們也要求我們內部的同仁，要給議員做報告應該要更完整，不要他自己這裡說一點點、那裡說一點點。以後整個愛河整治，我們就以我們的陳副秘書長，他對這整個重劃很專業內行，我們以他做為窗口，好不好？

吳議員利成：

好。

陳市長菊：

副秘書長可以跨局處。

吳議員利成：

市長，你們最快什麼時間可以再召開這個跨局處會議？

陳市長菊：

我們大概這二個禮拜，我也在跟催這個問題，因為我知道吳議員很關心，我也覺得我在總質詢必須給你交代。

吳議員利成：

是啊！

陳市長菊：

但是我們這個政策已經都非常確定，這個部分我大概就請陳副秘做為吳

議員以後要了解我們的進度時，請陳副秘書長做爲窗口，來跟吳議員報告，因爲你現在問地政局，他就說他的這個部分。

吳議員利成：

對。

陳市長菊：

問水利局、都市發展局，這樣不是完整，這個部分一定要在未來的二年多，我們希望在這個重劃的部分，我們非常明確，好嗎？

吳議員利成：

好。

陳市長菊：

謝謝。

吳議員利成：

因爲要你們編經費叫你們來徵收，你們都說沒錢，一推託就好幾十年。

陳市長菊：

不是，這個過去…，當然現在縣市合併才二年，二年來這個問題一直給我們很大的壓力，這個我們都知道在整個八卦寮那裡，大家對我們的期待很高，所以這個部分很明確，它是公辦重劃，這個部分保障地主他應該有的權益。

吳議員利成：

兩個禮拜內開會啦！

陳市長菊：

謝謝。

吳議員利成：

那找秘書長嗎？

陳市長菊：

陳副秘書長。

吳議員利成：

陳副秘書長，好。

陳市長菊：

謝謝。

吳議員利成：

謝謝。

陸議員淑美：

承接吳議員的建議，我在這邊也跟市長和各局處室相關的首長報告，本

席也有提一個案子，是不是縣市合併快二年了？我們可以把高雄市全部的土地做一次總體檢查，來做個計畫，就是我們原來的公共設施用地，有什麼用地？我們都一次統合來做好，以前我們的機關學校預定地，是不是有不開發的？現在人家都少子化，學校都一直在裁撤，不可能再建學校了，這一些地你是要充分的把它活用起來，還是要還地於民？這樣子才不會阻礙我們地方發展，我請市長也要督導這個小組，你不用回答沒關係，趕快把這件事做好，這個對高雄市絕對是很正面的。

然後，我為什麼秀這一張？剛剛吳利成議員說，請你們徵收，這裡本席接下來要講的，請你們要重視人家百姓的生存權，該不要隨便徵收就不要隨便徵收。我要講的這個，就是我們永安的滯洪池，為什麼要跟你們檢討這個？我們的滯洪池非常重要，本席在這裡也代表岡山區很多里的里民，就是曾經淹過水的，包括劉厝和白米與後協那裡，感謝市長的德政！你自從在劉厝旁邊做了那個漂亮的滯洪池後，今年有下雨，雖然沒下很大，可是明顯看到它發揮功能，你地點選得對，當然你的滯洪池功能就能發揮，如果你地點選得不對，我相信不只惹民怨，而且你說你要滯洪、要防洪，卻一點效果都沒有。為什麼我要這樣呢？永安也是本席居住的隔壁區，這個地方平常這個社區從以前到現在從沒淹過水，為什麼在幾年前會淹大水呢？因為政府的德政設了一個「高雄園區」，就是路竹科學園區，設了之後，裡面的園區，我不知道這些專家學者是怎麼在審這些環評的。本身沒有設滯洪池，也沒有防洪效果，因為他們裡面的基地墊高，結果全部的水都溢流到外面來，永安工業區和永安一些百姓的房子、田地、魚塭全都受遭殃。

我們剛剛講滯洪池遴選地點很重要，在民國 100 年 6 月 27 日時，水利局有發文，然後裡面的第四點有講到，水利署當時的楊署長表示，這個滯洪池雖然是納入易淹水地區改善執行計畫，不過地方的百姓認為，本滯洪池不足以改善排水及淹水，宜再研究其他方案，這是白紙黑字所寫的。結果我們的水利局，當然你們是專業，我也不敢說你們不對，不過你們去開說明會時，顧問公司說的話，真的是嚇無知的老百姓，我都一定要做了，也一定要做的計畫了，你們想怎樣都不用說了，這個叫說明會嗎？本席參加過一次，當場就告訴你們，開說明會是要跟百姓做說明，態度要注意！為什麼要開說明會？就是要說明給老百姓知道，你要做這個計畫的重要性是什麼，希望能取得百姓的共識，這樣才對吧？不是叫顧問公司來嚇百姓，顧問公司也是你們選的，開那麼多次，百姓都一直跟你反對，而署長也說是不是可以研究其他的方案？你們卻連去研究都不去研究，一意孤

行，一定要在這裡做。甚至有很多議員參與，到最後爲什麼沒有議員敢再理會，這叫做「使不上力」。我開過會了還要到這裡來說，因爲我如果不說，市長也都不知道，不知道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剛剛市長講得很好，如果政府的公共建設非常需要向我們徵收的時候，要用我們的市價徵收，這是政府通過的。結果我們市價的規定，你知道嗎？市價聽起來很好聽，譬如我們的議長把一塊地賣給市長，這樣是不是就是市價的依據？不是嗎？所以就是還在騙我們善良的老百姓，騙一些比較不識字的。市價是什麼？你們字寫得很大，讓百姓一看就嚇死了，這個市價根本是騙人的市價。你還說本案的查估基準是 101 年 3 月 1 日，依據你們的土地徵收補償辦法來查估。本來在 100 年 9 月 2 日到 101 年 3 月 1 日的期間的買賣交易，如果沒有在 101 年 7 月 21 日，寫了一大堆日期，重點是什麼？重點是他寫的第四點說必須附近在期限裡面，而且 5 筆土地是同性質的交易案例，才可以做依據，需要 5 筆。

我跟市長報告，鄉下人的土地有的是祖產，什麼叫做祖產？祖先留下來的，我在這裡做什麼？長期就是在這裡種菜或做其他的，結果你說要用市價跟我徵收。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塊用市價買賣交易的，你們卻說這不行，還要委任什麼不動產。我知道這些都是法令規定死的東西，不過，今天老百姓的心聲是什麼？你講的市價我不能認同，我提供的市價政府也不認同；而且這個地點，本席也跟你們說，請你們抽空再去看一下。連水利署長都叫你們是否找其他比較適當的土地去做，結果你們經費的來源還很奇怪，是黑箱呢！這是路科要出錢的，你們又去向人家拗，你們實在很能幹，我要跟你拍拍手。因爲淹水是他們害的，所以他們要出錢沒有錯。然後這個地點的遴選，你說要市價徵收，但是今天你們在那裡用的市價，是你們編出來的徵收金額。譬如我在這裡一分地，我可以在旁邊又買一分地嗎？不要再睜眼說瞎說了，我說這是欺騙老百姓。如果你有辦法，而且認爲這個一定要做、非做不可，也一定要在這個地點，那麼你去找一個地方，然後以地易地。你還跟人家說這個不行，沒有這個法令規定。他們一再跟你們反映，你們也一直在開說明會，但是你們就是一直堅持一定要怎樣。我想我們公務人員的心態不要這樣子，我們也是領人民納稅錢，我們是在替百姓解決問題，法令沒有規定是死的，我希望你們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場，將心比心，這樣才是我們百姓的期望，不是你說一定要做…。如果我跟你說，你沒有住在那裡，你的土地也沒有在那邊，所以你都不了解；但是我跟你們講，你們還是一意孤行啊！水利局長，你跟本席簡單回答一下，針對本案。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永安滯洪池應該是永安竹仔港排水整個一系列中的其中一個，在 92 年的時候，因為高雄縣永安那邊常在淹水，所以那時我們委託就整個竹仔港的區域排水去做一個規劃，那是整體的規劃，不單是做這個滯洪池。那時候規劃的金額差不多將近 20 億，但是當時沒有錢可以處理。到了 96 年有一個易淹水計畫，所以我們一直在爭取把它納進易淹水計畫。易淹水計畫它有相當的條件，就是規劃要重新來。經過兩年，好不容易爭取到整條，不只是這個滯洪池而已，是整個竹仔港的排水規劃。主要是因為每年高雄縣那邊都在淹水，尤其是 99 年的…。

陸議員淑美：

你回答太囉嗦了，你講重點。你認為這個計畫需要這樣子實施，還是可以遴選其他地點？你這樣回答我。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這個計畫是中央水利署經過專家學者整個納入易淹水計畫，所以要改變可能有一些困難。

陸議員淑美：

要改變有困難，好，你請坐。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對，因為已經核定了。

陸議員淑美：

要改變有困難，那就是勢在必行，一定要在這個地點做。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上下游都做好了，剩下這個滯洪池。

陸議員淑美：

現在重點來了，我不問你了，我要問我們的市長。市長最會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來思考，因為你們也不是民選的，也不知道百姓的心聲是什麼？我剛講了那麼多，要你簡單回答，就是如果你認為一定要做，不要緊，你有其他的方案嗎？可以編多一點的錢跟人家徵收，做一些比較合理的。讓我這塊地被你徵收後，我可以到別的地方再買一塊，照樣來耕作或做其他的都好。麻煩市長回答一下。

主席（許議長崑源）：

市長，請答覆。

陳市長菊：

永安地區淹水的問題，我想陸議員都很了解，我也不必詳述，現在上

游、下游也都做好了。永安滯洪池，好不容易水利署也大力支持；現在內政部也同意土地徵收用市價徵收。陸議員所認為的市價，當然這就是有一定的地方行情。我們認為如果一定要徵收，那麼公平合理而且不會讓市民吃虧的，就是按市價。爲了讓大永安地區不要淹水，當然土地一定要向人徵收，本來就是比較吃虧，但是爲了我們的安全問題，這個部分我們同意立即是以市價徵收，謝謝。

陸議員淑美：

那我們的市價依循，請水利局簽專案，也請市長體恤我們這些老百姓的心聲，這樣好不好？謝謝。

主席（許議長崑源）：

我跟你借兩分鐘。市長，請你聽著，前幾天有百姓跟我陳情。他說他們的土地在 73 年時被重劃成交通用地，到現在已經二十八年了，也不向他們徵收也不使用，這種問題在縣市合併後實在很多，這是不是屬於地政局的業務？把人家重劃成公共設施用地，這是哪個局處的業務？是都發局嗎？議會要求針對高雄市所有被重劃成公共設施用地，像這案已經過了二十八年了，也不跟人家徵收也不放牛吃草，那邊的十六、七個住戶不曉得要怎麼辦？市長，這樣的土地應該很多，是不是請你下個命令，在八個月、十個月，還是六個月的時間通盤檢討一下，有需要嗎？你答覆一下。

陳市長菊：

謝謝大家共同關心這個問題。過去高雄有很多公共建設和公共設施，土地重劃劃爲公共設施用地，結果三、四十年都沒有徵收，要徵收就要超過 4,000 億，但是沒有，到底這個部分有沒有需要用？如果沒有用，當然現在都市變化很大，現在市政府我們有要求地政局、都市發展局等跨局處針對這部分在討論，全面檢討都市用地、非都市用地，有的不是都市用地，有的是，全面做一個檢討，這個檢討，如果我們沒有能力徵收，應該用什麼公平、合理的方式來處理，就是整個市政府用負責任的態度去面對這些問題，不要說今天我的一塊地，你把我重劃成公共設施，這樣我好像就比較倒楣，確實也比較倒楣，四十年來不管都市怎麼變化，這些我們都沒有處理，對他們來講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也跟議長、議員答覆，這個問題市政府全面對高雄市所有公共設施的保留地，全面檢討，這個部分整個都發局必須快馬加鞭，地政局、都發局等，這個部分我們是全部。現在我們縣市合併之後，過去因爲高雄縣每一個鄉鎮，他們都自己做土地重劃，所以問題又更多，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總是認爲都發局應該在專業上增加人力，這個部分一定要趕快處理，跟議長報告，現在都在處理中，這

個處理是不是八個月？我覺得八個月不會好，因為有些時候必須還要報內政部。

主席（許議長崑源）：

八個月不會好，一年也沒關係。

陳市長菊：

現在就是開始要趕快處理，如果處理到一個階段，還是說已經起步了，我再向議長、陸議員、吳議員報告，謝謝。

吳議員利成：

謝謝。市長，剛剛說的真的關心百姓，不過這個小組還是真的要找出來，然後開會的時間時程要跟議會報告，不只是我們兩位議員關心，議長、不只是我們，我相信所有的議員都關心這些案件，是不是那進度要讓我們知道？謝謝。

再來，因為我是小學老師背景的，所以我對教育多多少少都會喜歡問一下，也必須問一下教育局長，教育局長在哪裡？

主席（許議長崑源）：

請站起來。

吳議員利成：

你委屈一點，和我們站一下，因為我和陸議員已經站了 1 個半小時了，所以你站一下沒關係。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爭議吵吵鬧鬧，非常嚴重，而且大家意見都不一樣，你們召集了這麼多專家學者、這麼多家長來開會，然後你們訂出來的這個辦法，又讓我們吵一次，真的是很奇怪，十二年國教，這個圖就是加起來 100 分，100 分裡面有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叫什麼？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會考。

吳議員利成：

會考，會考就是我們一般講的考試成績，成績佔 30 分而已，那個志願序，這個志願序等一下來講，志願序就是說你填志願，填志願如果填對了就 30 分，填錯了就減分，這個等一下講。另外一個佔 40%，就是多元發展的項目，就是我們在講的多元學習，什麼叫多元學習？這邊就是總數 100 分，這三項加起來，30、40、30，加起來 100 分。先說會考好了，所謂的會考這個佔 30 分，30 分怎麼算呢？就是考試的成績，6 科對不對？局長，是不是 6 科？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5 科。

吳議員利成：

5 科，一科他達到標準如果是精熟，所謂精熟是不是 100 到 80 分？是不是這樣評？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精熟是考試，有委託師大新測中心，他會把考生考試的結果分成你是精熟…。

吳議員利成：

分成三部分嘛！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對，你是精熟的、基礎的、還是待加強的。

吳議員利成：

怎麼樣考才會考到精熟？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這個是因為他們考試有新測中心去預測，現在的基測，像現在的基測是
用量值，就是說如果 100 個人去考，100 人去考相對的分數去切看給你幾
分。

吳議員利成：

它是用比例，好，沒關係，那個細節就不講，因為那個講下去太複雜
了。再來，所謂分三個部分，就是說像我比較會讀書的，5 科分數都 80、
100 分來講，這樣大家比較聽的懂，80 到 100 分的，他這科就給你 6 分，
60 至 80 分給你 4 分，60 分以下給你 2 分，那些孩子讀書讀了那麼多年，
唸得要死，如果原本孩子就很厲害的就沒問題，5 科，5 乘以 6 等於 30，
我 30 分可以全部拿到，可是這個小孩子他是中等的，我每一科跟你最厲
害的只差幾分？2 分而已！其實這個差距不大，我 5 科全部都是基礎的，
算是平平的，5 乘以 4 等於 20，我也可以拿到 20 分，我每科都不及格的，
我最少還有 10 分，不要說不及格，不好聽，算是比較差的，他這個
差距，孩子成績比較好的和成績比較沒那麼好的，他的級距差別其實不
大。為什麼我們剛才要特別講這個志願序，局長，我相信你也知道爭議最
大的應該是這個志願序，所謂的志願序是怎樣？填志願，孩子如果要升學
要填志願，譬如說我今天填志願，我的成績幾分不用講，我填志願第一是
雄中、第二是鳳中、第三左中，現在志願序是怎樣呢？我的第一志願填雄
中有進，有進給我 30 分，我剛才那個 40 分、30 分都滿分，他給我等於
我是 100 分，可是如果我的成績也不錯！不過我就是進雄中和不進的情

況，那個成績剛好不小心填錯了，現在我的分數一定要掉下來到第二志願，掉到鳳中，掉到鳳中我的分數最多幾分？最多只有 90 分而已，不過另外一個小孩他的第一志願如果填鳳中，另外一個如果第一志願是填鳳中，他順利到了鳳中，他的積分是 100 分，我是本來可以唸雄中的，可是我雄中就運氣差，差了一點點掉下來，我在那邊剩 90 分而已，同樣去念鳳中，他是 100 分我只有 90 分，我的程度會比鳳中的差嗎？那 10 分差多少了你知道嗎？如果再掉下來，很倒楣又沒填到鳳中，又掉下來到第三志願，他只剩 80 分可以和別人比而已，80 分的分數和人家比，我的第一志願填左中，我進去就 100 分，你 80 分的有可能又比下來，我原本是要唸雄中的，倒楣一點，怎麼比都比不贏人家，我成績不錯哦！結果到那邊剩 80 分，譬如說左中好了，人家左中的那個是 100 分，我在那個地方就剩 80 分，100 分 80 分比下來，我有可能 80 分左中還是進不去，到最後沒有學校可以唸，沒有學校可以唸，這個比序的積分一個階段差 10 分，你看差多少？

再來，我們來檢討一下這四個區，基北、中投、台南、高雄，這幾個就好，台北、基隆這邊的，北部的，人家的上限 30 分，可以填 30 個志願，他等於可以填 30 間學校讓電腦跑，中投也是 30 分，問題他可以填 15 個志願，台南這個也比較少，我志願如果填錯了影響沒那麼大，他可以填 2 個志願，我們高雄呢？30 分都一樣多，不過我們只能填 3 個志願，你這 3 個如果沒有中，你就準備倒楣了，有可能你真的沒有學校可以唸，不管你的成績好或壞，你再看基北，北部的，他這一個志願序，他填 30 個志願，一個志願才差 3 分，雖然每個地方的制度不大一樣，但是他的差距小，比較不會有造成好學生沒有學校讀的機會，中投也是，第一志願 30 分，第二志願就減 3 分，慢慢遞減，人家至少在第 11 志願之後的還有 5 分。接下來台南，台南只有 11 分而已，一個志願 5 分，而且他是如果自己填的，這個比較奇怪一點，就是說如果你是符合家長要求的，家長要你填南一中，你也填南一中，學校認為你填南一中可以上榜，你也填南一中上榜了，他也幫你加分，這個真的是比較奇怪。不過他們填完我相信，填完的比序差異更小，不會因為填錯志願就唸到不好的學校。我們高雄的差異最大而且最危險，只有 3 個志願可以填，那真的對學生是很不公平的。局長，這個你們有在檢討嗎？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其實吳議員這樣講，我想很多人都聽得懂，我也一定聽得懂。所以事實上針對志願序的部分，我是覺得有點差距太大，因為用志願就來決定他的

入學不一定合理，所以我就跟他們說要再檢討。所以多次檢討到最近來講，有兩個方向，第一個一定要增加志願序，高雄很好的基礎就是原來有樂學計畫為基礎，就近入學。他們本來的意思是設計差異大一點，就近入學，但是這個沒有考慮到，他如果是唯一的決定那就慘了。用志願就來決定，包括個人其他好的表現都不去考慮，那就不應該，所以現在來講就是增加志願序，所以會增加在 6 到 10 個中間，他們今天下午還會做決定。

吳議員利成：

還會變嘛？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對，然後志願跟志願之間的分數差距一定要縮小，縮小的期待目標是在 3 分以內，所以他們下午還會再做進一步的討論，甚至會試模擬。所以這個部分我想第一次的版本是這樣，但是現在我覺得是不合理的，用志願來決定大家入學，未必就近入學是唯一的想法而已，所以這個部分一定會改。

吳議員利成：

這個一定要改。好，既然這樣，我們再來看這裡，總分 100 分，剛才我們講的志願序 30 分，這個造成學生的影響很大，這個你注意一下。

現在我要講的是多元發展，多元發展就是現在政府在鼓勵，孩子不用很會讀書沒有關係，但是你要會其他的東西，其他的東西我們高雄市訂的是哪些？訂這幾項，這裡的總分是 40 分，你這裡 20、20、20，這裡 10 分、10 分、10 分，你只要在這麼多項裡面拿到 40 分就可以了，但是這 40 分好拿嗎？大家來討論一下，第一個是競賽，競賽表現佔 20 分，我們國中要升高中的孩子有什麼競賽可以拿分數的？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跟吳議員報告，競賽項目也是多元發展，所以我們這個競賽其實很多，有七大類，其實這個部分大家想說競賽會不會獨厚有一些家長，還要去補習。我跟吳議員報告，我們競賽有七大類，有體育類…。

吳議員利成：

等一下，你的競賽要有國際性的競賽前八名；要全國前三名，反正這個都是全國和國際性的，都是比賽有得獎的才有，國中學生很少去參加這個，很少有國際性這種的。沒關係，這也 ok，因為這本來就是少數，能夠得到這 20 分的人，我跟你講，少之又少，我覺得一所學校如果有兩個就很厲害了。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我可不可以跟吳議員解釋一下，也利用這個機會讓市民知道一下。

吳議員利成：

好，簡單說明。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我們就是有國際性的，有全國性的，還有區域包括縣市，比如說高雄市辦的比賽，這個是等級。另外有七類，譬如說運動體育類；再來就是有才藝的、藝能的，譬如說音樂、美術；再來就是各學科的能力，你如果有數學的比賽，有自然的比賽這個都可以；另外再來就是科學，就是我們的科展，科學的實驗；另外還有資訊類，還有其他等等，總共有七類。這七類來講，孩子如果有體育方面的長處，以後我們是希望雄中、雄女也會有林書豪，也會有曾雅妮…。

吳議員利成：

局長，沒關係，時間不是很多，你這樣解釋我們相信很清楚了，我們也認同。因為孩子如果要比賽科學、競技、音樂，他要花時間去別的地方學，所以這個給他分數我認為是有道理，但是能夠得到這一項的我跟你講，其實不多，既然不多，影響就不大。

再來，你的體適能 20 分，體適能 20 分你是站在什麼基準點給 20 分，你們說教育部有一個測體能的分數。我告訴你，體適能的認定不是你說一個標準就標準。我是早產兒，我出生就已經很衰了，體力就比別人差了，先天條件都比別人差，你現在又訂這個讓我達不到的，其實這個有點爭議，我是認為有點爭議。因為體適能…。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跟吳議員報告，身心障礙類的，他只要有身心障礙手冊一律給分。

吳議員利成：

沒關係，我告訴你，不是這樣嘛！你的體適能不只是身心障礙，有的人很強壯，有的人很瘦弱，大家個別的體能不同，你用同一個標準拿分數，這也有一點奇怪，說真的。

再來檢定，檢定證照，這個證照我等一下再講，國中生要考什麼證照？去考廚師牌好不好？要考什麼？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職業證照。

吳議員利成：

再來，幹部 10 分，你知道這幹部 10 分會發生什麼情形？國中才 6 個學期，6 個學期能產生多少幹部？其實我相信全班幾乎都做不到，而且你這個幹部 10 分是怎麼樣？我當了一個學期的幹部 2 分，我要有 10 分，我是

不是要 5 個學期都當幹部。孩子爲了當幹部而相互競爭，在相互競爭的情況下，比較不會處理的老師會怎麼講呢？「好吧，你要當班長，你講，你爲什麼可以當班長？」他就說他的優點，這 ok；如果老師反過來說：「爲什麼他不能當班長，你講出來。」孩子就會講他有多不好，班級鬥爭。這產生的問題不是你看得到的，全班都在搶這個幹部搶得烏煙瘴氣。

然後獎懲紀錄，就是有記功嘉獎的，你們說的好像記大功、小功等等的幾分，也可以記到滿 10 分。結果這個獎勵紀錄是怎麼樣？看老師要不要幫你記功，結果現在變成怎麼樣，學校的老師或是學校的人叫孩子去做什麼服務，你去掃廁所，你去倒垃圾，你每天中午來這裡幫我拿便當，我給你 2 分，會不會有這種情形？應該不多啦，但是我跟你講肯定有，這些小朋友就變成童工。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吳議員利成：

變成教職員在用的人，孩子爲什麼要去做？爲了記功嘉獎，配合一點，童工也要做，老師或是教職員該做的不做都叫孩子去做。你去做，我給你記功嘉獎，會不會變相？再來，均衡學習，均衡學習比較沒有問題，這是考試幾分，然後以前講的德智體群美幾分，就算幾分。最後的學習服務，什麼叫做學習服務？你就是去社區服務，你去哪裡服務，只要你服務時數的證明回來，等於說用服務的時數去換分數。譬如說我今天來市政府當義工，這也可以換時數。可是你說做義工是學生心甘情願的嗎？我聽到幾個笑話，孩子爲了拿時數，他們去老人社區服務，就陪老人下棋，然後下到一半，他看時間到了，棋下到一半，他就轉身離開，剩下老人傻在那裡，因爲他的服務時間到了。我來這邊下棋只是爲了來服務而已，我沒有要跟你下完，老人家傻住了。這個叫服務？

聽說還有很扯的，孩子去哪裡服務？譬如說他去慈濟服務，他算一算鐘點終於可以拿到 10 分了，他就跟人家說他以後不會再來了，他分數拿到了，以後不會再來了，這種評分都有很大的問題。你看檢定的部分，孩子有什麼可以檢定的，有什麼證照？我時間不多，也不讓你檢視了，國中要有什麼證照？譬如英檢，不然就是才能技藝的、心算的檢定、數學的檢定等，他就想盡辦法要拿到那個分數，現在人家就在說，因爲檢定的制度訂出來，補習班就有的沒的內容五花八門，你們學校要用什麼樣的檢定，我也不知道，補習班就開始招搖撞騙了，準備開很多讓孩子拿證照的班，你叫家長要如何？每次教改一直改、一直改，最後改到多錢入學，像剛才最

簡單的這幾樣，你跟我說，像體適能這一項競技比賽，家長如果沒有錢，孩子能夠去參加比賽嗎？家長如果沒有錢，孩子能夠去學才藝嗎？沒有錢的人家，孩子有辦法去參加檢定嗎？家境如果不好的、流鼻涕無能的，孩子能夠當幹部嗎？像這樣環境較差的弱勢家庭，這些孩子要怎麼辦？你說這個不是多錢入學，這個真的是多錢入學，我也煩惱以後小孩子要如何去栽培？因為我的孩子現在還很小，所以我說這個制度真的要回去討論一下。我現在講一個上面的問題，請局長回去做一個修正，好不好？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吳議員可不可以簡單說明一下？

吳議員利成：

我沒時間了，〔是。〕要說明等一下再說明。

我現在很簡單的講一個故事，會議開到現在，大家都累了，我講一個螞蟻的故事，局長，你請坐。這一隻小螞蟻每天很努力的工作，牠的生產力很高，沒人管也做得很高興，一天做 12 個小時，牠也覺得非常爽。不過牠的老闆是獅子，老闆說，這隻小螞蟻沒人管就做得那麼好，我是不是要找一個人來管你，所以牠就找了一隻蟑螂來做督導員，督導螞蟻要好好地做，這隻蟑螂因為很會寫報告、很會統計，所以叫蟑螂來督導這隻螞蟻，看看工作有沒有做好。因為蟑螂要做有的沒的報告，所以螞蟻就要拿出數據跟督導員回報，這隻蟑螂做督導員，職位很大，但是牠沒有時間，所以要請一個秘書來打字、整理資料，就請了一隻蜘蛛來幫牠整理資料，又多了一個秘書，一直做之後，這一隻蟑螂寫出來的報告，那個老闆很高興，說很好、很好，你趕快用線形圖、分析表做一份資料給我，結果要做資料就必須要再請電腦的專業人員，所以又請了一隻蒼蠅來作資訊人員，牠請了一大堆人之後，經過一段時間，這一隻螞蟻快要做不下去了，因為以前牠做 12 個小時做得很高興，沒有人管，現在呢？做 6 個小時，必須要 6 個小時去向上級長官報告，隨時要應付抽查，我真正做工作的時間只剩下 6 小時，可是牠心裡會不會不高興？內心會不會疲累？會的。然後這隻獅子老闆說，過了這麼久，我們部門有這麼多人了，要找一個負責人來管理，算是找一個主管，於是又找了一個主管，這隻獅子說，奇怪！怎麼找這麼多人之後，工作效率越來越差？老闆就跟主管說，你寫一份報告來，結果那個主管寫了一份報告，說我們這個部門人員太多了，需要裁員。我請問你，你認為這隻獅子老闆要裁員誰？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了，要裁員這隻螞蟻，為什麼？因為原本螞蟻的效率這麼好、做這麼多，現在只做一點點而已，你已經沒有用處了、無效了，所以就裁員，結果呢？原本做

得好好的，你們這一大堆人來了之後，就變浮濫了。

爲什麼我要說這些？教育局長，這些公文都是你們家的，我相信不是只有教育局這樣，我今天之所以講這個小故事，因爲你們不要把太多的行政業務、文書工作丟給不該丟的人，像教育局所有的公文，這裡只是一部分，都是要做評鑑考核的，譬如今天9月27日來了一份公文，就說10月20日要考核了，我請問你，學校的老師是專門應付你們考核的嗎？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爲了應付你們教育局考核，他如果把書教好、把孩子顧好，這才是他應該做的事情，你每天不讓他教書，跟螞蟻一樣，你不讓他工作，每天在寫報告，每天要應付你們去考核，這種制度不會浮濫嗎？我們的教育會進步嗎？所以我在這裡建議幾點，希望教育局要正視評鑑、訪視這些浮濫的情形，你們每個月都去糟蹋學校，學校都要準備一堆資料給你們看，你們每天只有出個眼睛、出個嘴巴去看而已，小孩子要誰去教？大家都忙翻了。

你們有一個評鑑系統到現在還沒有整合出來，要儘快整合，爲什麼我要特別說到採購、招標的制度？說實在的，學校的老師都是學教書的，我們會採購、招標嗎？你們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只有一張公文給學校，議員的建議款，連10萬以下都要上網招標，你們當作是什麼？我們議員的建議都是你們在做，我們只出一張嘴而已，我們怎麼知道你們的錢在哪裡，特別還規定我們10萬元就要上網招標，學校會不會做死了？你們把所有的招標、採購都丟給學校，人人自危啊！學校的總務主任都不敢做事，每件事他都嚇得要死，他還有心情上課、還有心情教書嗎？這個制度，最好你們自己拿回去採購、拿回去招標，因爲你們比較內行，讓老師多一點時間去教書。針對目前很多不合理的，至少這三點，局長，你是不是要給我一份書面報告，會後給我，針對這三點要怎麼去改善？我質詢到這。

陸議員淑美：

農業局蔡局長，有人希望本席在這邊請教你，我們區農會都是由你督導的嗎？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是。

陸議員淑美：

假設農會總幹事挪用公款，還遭到判刑，然後緩刑，他是不是還具有總幹事遴選資格？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如果是這種情形，還是有的。

陸議員淑美：

還是有。那要去請示哪一個單位？請示你就好嗎？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我們農委會有一個解釋。

陸議員淑美：

農委會會有解釋函，你請坐。接下來，時間剩不到兩分鐘，我請教環保局陳代理局長，我們高雄市有幾座焚化爐？

環境保護局陳代理局長琳樺：

四座。

陸議員淑美：

四座焚化爐對於戴奧辛的檢測，有沒有相同的時間？

環境保護局陳代理局長琳樺：

據我了解南區廠的部分是每年四次，中區廠的部分是每年兩次。

陸議員淑美：

本洲焚化爐呢？

環境保護局陳代理局長琳樺：

本洲焚化爐是每年四次。

陸議員淑美：

每年四次？〔對。〕本席都告訴你要問焚化爐了，你還給我這個答案，還是錯的。

吳議員利成：

仁武呢？

陸議員淑美：

仁武幾次？

環境保護局陳代理局長琳樺：

因為我聽到的，這個數字，我會後…。

吳議員利成：

我聽到你的數據完全錯。

環境保護局陳代理局長琳樺：

可是他們那邊提出來的…。

吳議員利成：

沒關係啦！

陸議員淑美：

現在時間也剩不到一分鐘。

環境保護局陳代理局長琳樺：

是。

陸議員淑美：

本席在這邊問你這個是要告訴你，你知道戴奧辛叫做世紀之毒嗎？

環境保護局陳代理局長琳樺：

沒錯！

陸議員淑美：

沒錯喔！針對這一種檢測，對我們百姓的生命威脅嚴不嚴重？

環境保護局陳代理局長琳樺：

戴奧辛的部分，其實焚化爐的管制標準滿低的，是 0.1（奈克／每立方公尺），比鋼鐵業的燒結爐還低。

陸議員淑美：

我是問你，你覺得嚴不嚴重？

環境保護局陳代理局長琳樺：

當然嚴重，所以控制的標準…。

陸議員淑美：

本席在這邊會問你這個數字，〔是。〕是希望你秉持我們陳市長說的，我們焚化爐的檢測針對戴奧辛單項，我今天沒時間跟你討論其他的，〔是。〕這個單項，不要讓百姓長期曝露在…，我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做檢測，我們應該怎麼辦？

主席（許議長崑源）：

再延長 3 分鐘。

陸議員淑美：

剛剛議長跟我們借的，他還給我們。我的意思是說，市長都一直在說，合併以後要高高平，不要讓我們二位議員覺得原來的高雄市市民生命比較值錢，我們高雄縣的縣民生命不值錢，你知道我為什麼跟你這樣講嗎？你剛剛講的數字是錯的，我是希望你回去以後，針對這個戴奧辛的檢測，我們二位是希望你最好一個月檢查一次。

吳議員利成：

不好意思，你稍微慢一點，其實我知道規定，焚化爐戴奧辛的檢測一年是兩次，我是認為其實戴奧辛尤其在停爐再重新燃燒時，戴奧辛的產生會比較有問題，我相信我們的焚化爐，停了又燒、燒了又停，來來去去很多次了，為什麼我們會認為一年做檢測兩次是不夠的？戴奧辛第 1 次檢測到

第二次檢測中間需要多少時間？半年耶！檢測的時候我相信通常都沒有問題，有問題就會被開罰了，半年的時間，你讓百姓曝露在風險之中，曝露的時間那麼長，合理嗎？我覺得不合理。最少要二個月，最好是一個月，不然也要二個月檢驗一次，讓百姓覺得至少在這二個月是安全的，時間不用空那麼長，不要距離半年，半年會出什麼事情沒有人知道，這樣是不是你們的管理有點流於形式？所以這一點是不是請局長在這裡做一個承諾，我們這四座焚化爐，以後戴奧辛的檢測能不能增加？

環境保護局陳代理局長琳樺：

我跟吳議員說明，剛剛講的環保署的規定真的是兩次，但是因為個別焚化爐要實施環評，環評時他們會有承諾，據我了解，南區廠環評的承諾應該是四次，因為那是他自己講的，這個部分是我剛剛這樣回答的原因。

吳議員利成：

環保局不能要求嗎？

環境保護局陳代理局長琳樺：

焚化爐的穩定，確實是戴奧辛檢測出來的數據沒有代表性的一個參考，所以停爐之後，如果馬上測戴奧辛，確實它的值是會飆得很高，所以基本上，我們會讓爐子有比較穩定的操作，這是我們的目標。環保局的部分，我們都是依照法規來要求業者，尤其是對於民營廠的部分，民營廠的部分我們會依照環評，至少每年要兩次，另外就是看個案環評的承諾是幾次，我們會依照這個部分來要求業者。至於剛剛吳議員的建議，希望每個月來做，我們回去再研議一下，不過我們是依法行政，法規上有要求的、環評有要求的，這個部分業者一定要達成，至於其他的部分，我們再來研議，看看有沒有更好的方法來解決這個疑慮。〔…。〕

主席（許議長崑源）：

散會。（中午 12 時 16 分）